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中外古代戰史卷二

陸軍大學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4918B

中外古代戰史卷二目錄

第二篇 中國古代戰史

第五章 漢晉隋唐對外之戰

第一節 緒言

第二節 兩漢之武功

其一、秦漢時代國內外民族之概況

其二、西漢武帝之雪恥政策

A、高祖及呂后之忍辱媚外

B、武帝聯合西域各國以困匈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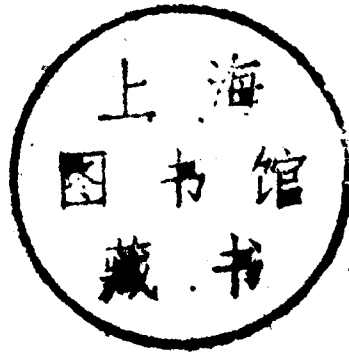
(一) 平南方

(二) 遣張騫

(三) 滅朝鮮

(四) 大舉北征

中外古代戰史 卷二目錄



中外古代戰史

匈奴衰微

其三、東漢明帝之決戰政策

A、大舉北征

B、遣班超於西域

其四、北匈奴遠徙

第三節 兩晉之戰績

其一、三國形成與鼎立

A、三國形成之概況

B、三國鼎立之概況

(一) 魏吳連合攻蜀

(二) 吳蜀連合對魏

(三) 司馬氏得志及滅蜀

其二、西晉武帝統一宇內之戰

A、稱帝

B、滅吳

其三、五胡坐大與亂華

A、五胡坐大之概況

B、五胡亂華之動機

C、五胡亂華之局面

D、五胡亂華之結果

(一)新民族之產生

(二)中外文化之交流

(三)促成江南處女地之開發

其四、東晉孝武帝敗苻堅於淝水之戰

A、東晉偏安及抗戰

B、前秦勃興與入寇

C、作戰經過

D、戰後結果

中外古代戰史

第四節 隋唐兩代之武功

- 其一、隋之勃興及一統
- 其二、唐室遞興與平亂
- 其三、隋唐兩代征東之戰
- 其四、隋唐兩代平西之戰
- 其五、唐肅宗光復西京之戰
- 其六、唐之亡與羣雄割據

第五節 結言

- 其一、文武不分
- 其二、軍制優良
- 其三、經濟力強
- 其四、兵器精良
- 其五、政策開明
- 其六、崇尚人才

中外古代戰史卷二

第二篇 中國古代戰史

第五章 漢晉隋唐對外之戰

第一節 緒言

中國境內諸種族，自黃帝以降，即互相作不斷之大競爭，大奮鬥，迄秦漢之際，已生有兩種現象。(一)在內地者因華夷雜處，互爲主奴，至秦漢遞興之時，已混融一起，華夷不分，遂以漢族之名，揚威於國境之外。(二)在邊境者，因有人爲之境界(例如長城五嶺等)作畛域，故華夷之分甚嚴，於是種族間之衝突亦甚激烈。而此兩種現象直至晉朝又經過一番大競爭，大奮鬥，重作一次大混合，迄隋唐遞興，始告終止。前所謂漢族者，此時又加入許多異民族之新成份。但對外仍以漢族自豪。實際漢族一名詞已具有廣義性，不似漢晉當時之狹隘矣。

近世歷史學者，本諸上述之民族演進現象，將漢族分爲兩個時期而研究之，即所謂漢族增勢與盛勢兩時期是也。

(甲)漢族增勢時期：謂自太古自秦大一統之間屬於本期，當此期間漢族據中國北部地，經三皇五帝三代之治世，而中央集權之基礎，逐漸鞏固。及秦始皇出，遂建立一統之政治。要之在此

時期漢族勢力漸增，時與塞外諸族競爭，故姑名之曰增勢時期。

(乙)漢族盛勢時期：自秦一統至唐之亡，凡一千一百年間是也。漢族在秦漢時代，實凌壓塞外諸族，雖在五胡十六國之際，尙能與異族頡頏，及隋唐遞興，又大拓版圖，故謂之曰盛勢時期。

自唐以降即進入蒙古族抬頭時期，直至歐力東漸，始告一段落。而中華民族之名稱，遂重新出現於世界舞台之上。至於該名稱是否能獲得世人稱贊，則下尙以頭顱及熱血在爭取中。不過吾人應知凡一民族之取得獨立生存權，及在國際會議席上有發言權，皆係由戰爭獲勝上得來，除此之外皆不足使人欽敬畏服。吾人既當以漢族自豪，茲特將漢族揚名於海外之由來，作簡單之介紹如次；

第二節 兩漢之武功（參閱附圖第六之A）

其一、秦漢時代國內外民族之概況（參閱附圖第五其四）

中國四境之種族，自戰國七雄出，遂將其進占中原之企圖完全打破，在此時代，由於燕趙強盛，勢不可侮，北狄之族，除一小部分在中國境內建立一個中山國外，其餘大部分皆退去中原，重返回蒙古地方，迄進入秦漢時代，遂以匈奴之名聞於中國。

在戰國時代，秦國崛起於陝西一帶，秦原爲戎族之一，故秦興以後，西方諸戎，遂融混於秦族之中。其餘隴羌則以秦國堵塞東進道路之故，遂轉而南徙川北或西入新疆。其大部分始終盤據於甘肅青海一帶，遂以先零冉駹氈邲之名聞於中國。

在西南由於楚國強大，將羣蠻百濮北進之路封鎖，於是羣蠻百濮遂停止於西南山岳地帶，乃以西兩夷名稱，出現於中國歷史。

在東南由於吳越之崛起，散佈於東南沿海百越之族，無法北進，遂於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沿海一帶，據守其固有地盤，及至秦漢之際，遂以東越，閩越及南越等名稱出現於中國歷史。

在淮、泗、齊、魯一帶之殷族，於戰國時代，已散爲齊楚之編氓。其在渤海以北者，亦漸次形成其自己之部落，至秦漢之際，遂以濊貊，扶餘，三韓之名，分佈於遼東及朝鮮半島。

關於塔里木盆地諸種族，在春秋戰國時代之歷史活動，史無所記，但由於山脈及河流之方向，及由社會進化之原理推之，於春秋戰國四百五十年中，此地諸種族亦必有發展。故一入秦漢時代遂以西域諸國之名，出現於中國歷史。

至於中國內部諸種族，若由縱方面觀之，則爲中國境內諸種族向中原移徙時所沉澱之歷史積層。如最古之第一層則爲諸夏之族與有苗之族；第二層爲殷族；第三層爲羌族；第四層爲狄族及

新羌族(秦)。此諸種族，常採取依序或同時之縱列，逐漸或一舉走入中原，即使有退去中原者，亦必有大部留而不去。是以進入秦漢時代，遂構成一個甚厚之種族層。若由橫方面觀之，則中原諸種族乃當時中國境內諸種族之複合體。在此諸種族中，有者屬於蒙古高原系人種之夏、殷、羌、狄族；有者屬於南太平洋系人種之苗、濮族。此諸族原來之風俗習慣皆不相同，例如羣蠻百濮則斷髮文身；西北諸族則披髮左衽。但是經過殷周二代之歷史融鑄，至春秋戰國即皆已同化，而進入秦漢時代，遂以漢族之名震於世界。所謂兩漢之武功者，即以中原已融混之種族(漢族)，對塞外尙未融化混合之種族，施行大掃蕩，大驅逐，大降服之謂也。

其二、西漢武帝之雪恥政策

A、漢高祖及呂后之忍辱媚外

匈奴一族，迭爲北方患，當秦始皇時，雖使蒙恬遠逐於塞外，但乘秦末擾亂，漸跡塞復侵入內地，勢轉強大。匈奴君長號曰單于，亦即中國天子之義。單于之下有左右賢王，匈奴之制，設官必置左右，左官治東方，左賢王爲之長；右官統西方，右賢王爲之長。右賢王居上郡(陝西膚施縣)之北；左賢王居上谷(今綏遠宣化東南)之北。而單于庭在其中間，當代(今綏遠蔚縣)與中(今綏遠歸化城西)之地。

漢初匈奴之爲單于者名冒頓，有武略，富野心，弑其父頭曼卽位，東破東胡，西却月氏，大拓疆土，乘勢侵今山西陝西之境，諸王侯之叛漢者亦亡命依匈奴。漢高祖以絳楚精銳之師，北征匈奴，至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反大敗而還。高祖自是不復與匈奴爭，厚歲幣，通婚姻以羈縻之。高祖以後未嘗一改政策，匈奴乃益輕漢。

呂后聽政之際，匈奴竟以書辱呂后，后忍辱受之，文帝景帝之際，屢寇北邊，及冒頓死，老上嗣爲單于復大破月氏奪其地。於是匈奴爲土，東自朝鮮，西抵西藏之間，天山南北兩路諸國，亦皆屬匈奴。老上死，其子軍臣嗣爲單于。其時適值漢武帝出，欲雪以往忍辱之恥，遂於中國歷史上留下最偉大最光榮之一頁焉。

B、武帝聯合西域諸國以圍匈奴

高祖以後歷惠，文，景三帝五傳而至武帝卽位。武帝承文帝勤儉之後，國庫充實，又承景帝裁抑諸王之後，帝權益大，且武帝又有雄才大略，於是內興學術，以促進民智，外征諸國以雪合垢忍辱之恥，兩漢之文治武功，亦以武帝朝最爲昌盛，惟武帝之欲征伐匈奴，乃先由平南方，遣張騫通西域，滅朝鮮，最後大舉北征之順序作起，亦爲最有價值之一種戰略，茲分畧述之如次：

（一）平南方

甲、東南之役

春秋戰國之際，江南諸地皆爲蠻夷窟宅，楚吳越諸國，其民多非漢族（指狹義之夏族而言），故當時頗爲中國所排斥。及秦始皇統一天下，始略取今兩廣安南地，開郡置吏，隸屬中央。秦亡時，南海郡尉趙佗，乘楚漢之爭，中國擾亂之際，遂併有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王。及高祖得天下，冊之使安其故土，武帝時，佗死，其孫趙胡承嗣爲南越王。

南越之北，福建之地有閩越，更北浙江之地有東甌，閩越王無諸及東甌王搖，爲越勾踐後，皆受漢封爵，吳楚反時，東甌王從吳，及其敗亡，及殺吳王濞以謝漢，濞子駒亡入閩越，說其王使擊東甌，以報父仇，東甌王避其鋒率國人徙於江淮之間。

閩越以北破東甌，乘勢南伐南越，南越王胡請救於漢。武帝發兵討閩越王，其弟余善殺王以降。武帝賞余善功，以爲東越王，給以東甌故地；別立無諸之孫丑爲越王，使領閩越，事始乎定。時紀元前一三八年也。

以後南越王胡死，至其孫興嗣位，以年少故，太后預政。后有淫行，國人不服。太后欲賴漢威以固其位，勸王內屬於漢。國人不悅，遂殺王，太后及漢使者以叛。武帝復出兵滅南越。東越王余善密與南越通，及南越亡，恐被罪，遂舉兵反，已而服誅。於是東南悉平，時爲紀元前一百

十一年也。

乙、西南之役

漢時西南即今四川貴州雲南三省地。夙稱羌族（屬藏族）南太平洋系人種（印度支那族）蕃殖其間，各戴君長，不屬中國，至戰國之末，秦平巴（今四川重慶附近）楚亦降滇（今雲南昆明附近）。及秦一統天下，乃於四川雲南置吏治之。秦亡時，其地多復爲化外之區。武帝時有唐蒙者，就蜀中商人，知蜀之南有夜郎國，請於帝通之，說使內屬於漢。時紀元前一二九年也。

其後張蹇自西域還，頻言田蜀通身毒（即印度）之便。武帝因令蹇等自蜀夜郎往身毒，爲蠻民所阻，路不得通，然得達於滇，自因說之，使通漢，是武帝益注意西南。及征服南越，遂席餘威，降服邛（今四川邛崃），罽（今西康漢源），冉駝（四川松潘）等諸蕃族。時紀元前一百十一年也。

（二）遣使蹇通西域（參閱附圖第六之A其一）

武帝欲伐匈奴以雪前恥，從將軍王恢之建議，欲誘軍臣單于襲擊之。謀洩。軍臣益怨漢。於是與左右賢王合兵，頻寇漢之北邊。武帝命李廣衛青等諸名將，發大軍破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郡，時紀元前一二七年也。武帝先是聞西域月氏被匈奴逐，以後復建國於西方，勢頗強大，乃

欲與盟，使夾擊匈奴，於紀元前一三九年遣張蹇西使月氏，此實爲漢與西域諸國交通之始，若深究交通之目的，則爲夾擊匈奴，武帝之戰略着眼實爲空前之壯舉也。

甲、西域諸國沿革概況

紀元前三三四年希臘亞歷山大帝東征（參閱第三篇第一章），出入亞細亞，滅波斯，征印度，建大帝國。未幾，患熱病，死於巴比倫。其部下勇將式里幼加司（一譯塞留孤）自立爲敘利亞王，其孫亞歷山大所征服亞洲之地，即條支國是也。其孫安條孤二世時，國威頓衰，其屬地巴克達尼亞之省長體我柒者獨立，建巴克達利亞王國，據阿母河南岸之地，是爲大夏國，時紀元前二百一十一年也。

紀元前一四八年帕其亞，盡據有波斯舊境，背條支，立亞薩克爲王，所謂安息國是也。安息與大夏同盟屢破條支，大拓領土。後亞薩克四世時，更與大夏戰爭破之。大夏以前徵服北印度一時有強國之稱，然因敗於安息之役，國勢頓衰。當此之時，月氏被匈奴所逐，自東移徙其間，征服大夏，遂王其他。

月氏蓋諸羌之裔也。秦漢之際，奄有河西（今甘肅蘭州以西）之地，勢頗強大，時欺凌匈奴。月氏頗爲單于，月氏頻敗，老上單于時，更大敗，其國王竟及於陣。於是月氏餘衆西歸遠走，

南攘伊犁地方之邊陲，俄而掃其地。當月氏威派河西之時，其鄰國烏孫，頗爲所苦。故月氏西走時，烏孫王昆莫者，欲報前怨，乞以何援兵赴伊犁以假月氏，更於其地建烏孫國，兵勢漸振。月氏既爲烏孫所逐，南移於阿母河之濱，臣服大夏，建大月氏國，時紀元前一二八〇也。當月氏被逐於烏孫，塞和復被逐於月氏，遂遠徙於南方，略罽賓之地，罽賓即今北印度克什米爾也。

總之當武帝時葱嶺之西大國凡四：（一）條支，（二）安息，（三）大月氏（四）罽賓。大月氏之北有大宛國（今費爾干附近），更北有康居國（西伯利亞之吉利吉斯草原地），康居東南，大宛之東，爲烏孫國（今新疆伊犁地），烏孫東南，匈奴之西，小國棋布凡卅餘國，其較大者有疏勒，于真，溫宿，龜茲，焉耆，姑師，樓蘭諸國，皆臣服匈奴，匈奴置僮僕都尉監之。

乙、張蹇出使西域之概況

張蹇漢中人，武帝時爲郎。是時武帝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惟無與國以達其共擊之願耳。時武帝方欲滅胡，一聞此言，即欲遣使，祇以道經匈奴國境，必須能幹之士，方能勝任。於是乃募能使者，蹇爲一富一冒險性格之人，即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人胡奴甘父者俱出今甘肅省，經匈奴境以往。時紀元前一三九年也。

匈奴得蹇，送詣單于，單于留蹇，並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

我通過乎？」遂留塞十餘載，已娶妻子子矣。然塞持漢節不失。侯匈奴監視稍懈，遂與其屬逃往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

大宛聞漢富強，欲通不得，見塞大喜，問曰：「若欲何之？」塞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乘間逃出，仍擬往。王能使人引我至月氏，返漢後，必賂王許多財物，則王素日之所願者，皆可以坐待矣。大宛以爲然，遣塞，爲發導駟抵康居，康居送至大月氏。

大月氏自老王爲匈奴所殺，即立其太子爲王。今既臣侍大夏而居，且地肥饒，少寇警，已不復好攻戰，又以距漢太遠之故，殊無報胡之心。塞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一年餘乃還。塞原擬由今之柴達木盆地歸國，但途中復爲匈奴所得。又留一年，會單于死，國內亂，始偕胡妻及胡奴甘父逃出歸漢。漢拜塞爲大中大夫，胡奴甘父爲奉使君，以酬其功云。

張塞爲人強而有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幾忘種族之別。胡奴甘父故爲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頗適於探險之任，塞惜之，不啻爲有一力之護法。初塞行時百餘人，去十三年，僅二人得還，張塞本身所至者爲四國，即大宛，大夏，康居。其所未至之國，亦具爲武帝言之，武帝益重其能。

古朝鮮地，大約當今遼寧省之南部，西自遼河，東抵大同江附近。其北部有肅慎族蔓延其間，東方一帶之地，有諸韓族蕃殖而居。古朝鮮人蓋屬通古斯族，似在最遠時代，自北方移居於是地者。嗣後周武王滅殷，殷土族箕子與國人五千遠避居朝鮮，遂於其地爲王，自是子孫相繼，君臨斯土。

當西漢初葉，箕子之裔箕子君朝鮮。燕王盧縮亡時，燕人衛滿者，率國人千餘赴朝鮮，遂襲箕子代而爲王。時紀元前一九四年也。衛滿既王朝鮮，頻征四方，其勢轉盛。其孫衛右渠與漢武帝同時，恃勢不服漢，且拒近鄰諸夷族之朝漢者。武帝大怒，遂發海陸軍並進，遠征朝鮮。於是東北之役以起，時紀元前一〇九年也。

武帝伐朝鮮係以樓船將軍楊僕率山東兵約五萬人，航渤海在朝鮮半島登陸，左將軍荀彘率遼東兵出遼東，由鴨綠江（古名俱水）右岸今九連城附近迫朝鮮都城王險（今朝鮮舊義州城）。

朝鮮王衛右渠見漢兵已至，即發兵拒險，先破左將軍兵，次攻樓船將軍兵，皆以大捷聞。漢軍幾失其所據。惟漢軍占絕對優勢，且武帝抱必得之志，故以軟困王險之戰法，使朝鮮內部生變。結局右渠被弑，朝鮮降服，遂夷朝鮮地爲四郡，即真蕃，樂浪，玄菟，臨屯四郡是也。朝鮮既滅遂與朝鮮半島南部一帶之三韓接境，故與三韓通，日本亦與漢於是時來往。時紀元前一〇八年

也。

(四) 大舉北征

武帝雖與大月氏訂盟未成，然屢舉兵攻破匈奴，紀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由關西出兵伐匈奴，邊，降休屠及昆邪二王，進至天山之麓。後二年去病復大破匈奴，追之漠北。於是匈奴與天山南路諸國之道閉塞，勢漸蹙。漢乃收河西地，置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四郡。更自燉煌至輪台之間配發屯田兵，自是漢威漸及天山南路諸國。

當是時烏孫之勢強大，烏孫王昆莫曩日曾借匈奴兵月氏，據伊犁地方。及其得勢，無禮於匈奴。匈奴故與烏孫有隙，及漢破匈奴，開天山南路之道，張蹇勸武帝與烏孫結婚，使夾擊匈奴。烏孫自是從漢與匈奴誓為仇敵。時紀元前一〇五年也。

武帝既與烏孫同盟，更威服西域諸國，欲絕匈奴右臂，以姑師樓蘭二國，屢辱漢使者，乃命趙破奴王恢等擊破之，尋又以大宛國背漢命，不貢名馬，遣李廣利伐之，殺其王。於是西域諸國震懼，先後納貢，漢威大張於西域。

武帝之後，昭帝宣帝間，傅介子，常惠，鄭吉，馮奉世輩，頻建功西陲，天山南路諸國，悉降服於漢，漢宣帝於紀元前六〇年以鄭吉為西域都護，益臨南道諸國。

C、匈奴衰微

當漢威張於域外，而匈奴聲勢益衰。軍臣單于以紀元前一二六年死，七傳而至壺衍鞬單于，恨烏孫通漢，連寇其國，漢援烏孫，大破匈奴兵，獲牛馬七十餘萬頭，時紀元前七〇年也。其冬匈奴復攻烏孫，值大雪，頗失人馬，於是與匈奴有怨之諸族並起，而乘其敝。其在貝加爾湖西南匈奴別部曰丁零者侵其北，內蒙古東之東胡一種曰烏桓者伐其東，烏孫攻其西，其餘諸屬部均瓦解，不復聽匈奴約束。匈奴大弱。又加以內訌迭生，骨肉不相能，壺衍鞬之後，二傳而握衍朶鞬單于立，與日逐王先賢禪有隙。日逐王率其衆因鄭吉降漢。

日逐王之在匈奴，原以統領西域諸國爲職，故其降，匈奴西邊全沒於漢。故於紀元前六〇年，宣帝拜鄭吉爲西域都護使，治烏壘城（今天山南路策特爾），以統御南北兩道諸國及烏孫康居等。

匈奴既失西方日逐王之地，又東起叛亂。左地（即東部）之貴人等厭握衍朶鞬暴戾，謀另立呼韓邪單于。握衍朶鞬征之，改死。右方（即西部）之貴人等不服呼韓邪，更奉屠耆單于，逐呼韓邪。於是匈奴大亂。稱單于者五人。互相爭伐，遂分爲二部。呼韓邪與其兄郅支單于爭，呼韓邪敗，率衆降漢。賴漢保護，得定故土。

郅支知漢朝擁護呼韓邪，乃西走阿爾泰地方，與康居王結，屢殺漢使者。又連擊烏孫及大宛，擾西陲，勢轉強。時甘延壽爲西域都護，與副將陳湯矯詔發西域諸國兵，急襲康居國，殺郅支傳首京師。時在紀元前三十六年。於是呼韓邪入朝謝恩，且乞婚。元帝以宮女王昭君妻之。匈奴自是世稱漢甥，不復寇邊。漢北地邊民得以稍蘇。

夫匈奴一族，自春秋戰國以來，屢爲北方大患，雖以秦始皇之雄才天略，亦僅能以守勢目的築長城限制其南下，然每逢內地有事，則匈奴仍大舉襲來。及楚漢相爭之際，入塞不去，漢高對之亦無可奈何，惟以厚幣美女賂之。及武帝出，始變守勢爲攻勢，終將匈奴勢力削弱。如武帝者實爲一人傑也。或有謂漢武帝好遠圖，屢用兵塞外，致使國用不給，府庫頽匱，乃重用孔僅，桑弘羊輩理財，因賦斂繁重，百姓益敝，所在盜起，遂使漢室從此多事云云。余以爲此說係後來所謂冒牌「儒」者之流，片面之詞，不能信爲全有理由。夫武帝之好遠圖並非好大喜功，實有其偉大着眼之處。武帝不僅以高祖及呂后之忍辱媚外爲漢室之恥，而對於歷史上北來民族之威脅，所影響於帝業及民族生存者，彼甚能以其卓識巨眼，加以仔細檢討。故彼以雪恥爲口號，不過爲鼓勵士氣，折服冒牌的儒者免發詭論而已，至於其實內容，則爲保漢室帝系於萬代，維持漢族農業生活于永世之大計也。

至於用兵作戰固爲耗費金錢事業之一，而武帝末年之國用不足，亦爲確實情形，不過該項國用不給之原因，不能悉記於好遠圖項下。據歷史所載，武帝除屢用兵塞外一事外，尙信方士之言，頻增宮觀媚神，以巡遊封禪爲事云云。此項開支恐亦幾與軍費等。若以漢代當時之生產力言之，則僅軍事費一項，已在勉強維持情況之下，况媚神巡幸一齋舉行。勿怪其庫府頽匱。吾人之所贊美武帝者，僅爲盡全力抑制匈奴跋扈一事。至於武帝媚神巡幸封禪等事，此爲武帝個人之私生活，亦爲專制帝王陋習之一，則非吾人之所樂道也。

其三 東漢明帝之決戰政策（參閱附圖第六之A其三）

漢自武帝以後，歷昭、宣、元、成、哀、平大帝而有王莽篡漢之變，時公元第八年也。王莽篡漢改國號曰新，勵行周禮，以解決當時之農業經濟恐慌。惜政令變更無常，州郡不堪其擾；加以法禁愈密，賦歛頗重，百姓流寓四方，所在盜起。天下復懷漢室。於是諸方豪傑競起叛莽。

當時有漢之宗室，南陽人名劉秀者，與其兄劉縯舉兵春陵應之，屢敗莽兵，天下歸心，及劉縯已成，乃於河北即皇帝位，是爲光武帝，尋奠都洛陽，時公元二五年也。洛陽在長安之東，故史稱之曰東漢。光武帝在位三十三年死，子明帝嗣位。時北匈奴反覆無常，屢擾漢邊，明帝爲一勞永逸計，遂決意北征，於是胡漢兩族生死存亡之戰以起。

A、大舉北征

西漢宣帝時，呼韓邪單于內降於漢，故匈奴永不寇邊。及王莽篡漢，頗輕匈奴，曾有改匈奴單于爲「降奴服于」之令，及遣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併出，大張撻伐之舉。是以匈奴大怨，東連烏桓鮮卑等胡，西誘西域諸國，以替西漢復仇爲名，頗侵北邊。

光武帝統一天下，厭武事，不欲啟置匈奴，匈奴乃益驕，每歲劫略由西陝西邊地。適逢日逐王與單于蒲奴有隙，於公元五十年遂自立爲南匈奴單于，解呼韓邪內附於漢，屬黃河之南。匈奴自是分爲南北二部，相爭不已。北匈奴於公元五十二年向光武帝求和親，許之。及明帝即位第五年亦即公元六十二年，復大舉入寇。且此時之北匈奴，威服西域諸國，勢轉強大，若不於此時予以制裁，則來日爲患益大。於是明帝決意北征，於公元七十二年，命祭彤、竇固等，併南匈奴衆，大舉北征，於蒲類海附近大破北匈奴，乘勢取伊吾廬（今新疆哈密）之地。帝既破匈奴，欲倣西漢武帝舊策略，通西域以殺北匈奴之勢，乃即竇固軍中遣班超於西域焉。

B、遣班超於西域

班超字仲升，東漢安陸人，少傭書養母，旋投筆從戎，當竇固奉命北征之時，超以假司馬之名義從軍出發，及大破北匈奴取伊吾廬地，竇固乃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衡，俱使西域。超行到

鄯善、補善王廣。未超而報，後忽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此已三日，去此三十里爲其居處。」超乃閉待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膽，功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又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

初更時候，超遂率吏士奔往虜營，適逢是日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宮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器，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人，餘衆百餘人，悉燒死。

明日乃還告鄯恂，恂大驚。超于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級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爲質。還白寶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勞，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

先是東漢之初，西域諸國多欲內屬，因爲光武不許，皆降北匈奴，故北匈奴之勢遍西域。班超既奉使命先沿南山降鄯善國，繼正式奉明帝命，降於賓國，更定疏勒。方班超建功西域之間，

竇固耿秉等發大軍，屢破北匈奴，遂奪車師地，即西漢之姑師國也。於是漢威復振，於西域更置西域都護，已校尉監諸國。然龜茲焉耆等國，尚屬北匈奴，並未降漢也。

公元七十六年明帝死，子章帝嗣位，北匈奴乘漢兵因國喪士氣沮喪之際，誘西域諸國陷都護府。此時漢廷絕意西域，召還班超，超即時命駕返國。但因諸國衰蒞挽留，超上書請鎮定西域，漢廷許之。於是超發疏勒于真南國兵，先降龜茲，繼襲焉耆，尋招致烏孫，不久又破大月氏之兵。故漢威再振於葱嶺東西，而西域五十餘國亦先後內附，復置西域都護，以班超任之，時公元九十一年也。

當漢威重振于葱嶺東西之時，歐洲之羅馬帝國亦頻向東方擴張領土，於西方亞細亞中屢破安息國。班超聞羅馬富強，特遣都將甘英往訪大秦，蓋大秦即羅馬也，甘英既經安息至波斯灣矣，乃不渡而還。公元一〇二年班超卒，任尙代爲都護。尙性嚴急，頗失民和，西域諸國並叛。後雖復通，然威令不復行于諸國。惟因漢世曾威振塞外，故有一羅馬皇帝與理留遣使以海上交通來中國，與大月氏僧人將佛教流傳中國之事發生，是爲漢族威名遠播一媒介云。

其四、北匈奴還徙

明帝之北征目的，在乘機消滅北匈奴。及西域諸國隸漢，北匈奴聲勢頓衰。諸國又乘其敝，

羣起討伐，南匈奴伐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東，西域諸國侵其西，北匈奴益熾。時和帝嗣位，外戚竇憲故意殺人有罪，請於帝，欲討北匈奴建功贖罪。於公元八九年率大軍北伐，追北匈奴至燕然山（今外蒙古杭愛山）降二十餘萬人而還。其後二年憲又遣右校尉耿种，司馬任尙，趙博等追擊北匈奴於金微山（今外蒙古阿爾泰山），大勝而還。單于與其衆遁至西方裏海之濱，而北匈奴地遂空。於鮮卑自東徙而據其地，匈奴餘衆留故土者皆臣服鮮卑，自是鮮卑漸盛，至晉魏之際，乃大興，重爲中國之巨患焉。殊非國人始料之所及也。

匈奴西徙後，又迫使歐洲之日爾曼人大遷徙，一波動而萬波生，不久影響及歐洲全部，西羅馬終因此滅亡。於公元四三四年匈奴會長名亞鐵拉者，以其天下無敵之戰功，遂建立一匈奴帝國，以後藉機會侵入今法蘭西之東部，惟因沙龍附近一役戰敗，始折而南攻意大利之羅馬城，教皇出面講和，賂以重金，方告無事。逾年亞鐵拉死，匈奴帝國瓦解，現今之匈牙利即爲其苗裔。羅馬教皇會稱亞鐵拉爲「上帝之鞭」云。

第三節 兩晉之戰績

兩晉之世，諸王骨肉相殘於上，而士大夫終日清談於下，縱令異族縱橫國內，而無一人憂國事者。是以西晉之統一猶如曇花一現，瞬息即萎，而東晉保殘喘於江南，亦酷似風裏之燈，搖搖

欲滅。不過此時去漢未遠，而民族所含蓄英勇之氣尙未全消。故當東晉之季，謝安登高一呼，勇氣頓增，肥水一戰，卒將數倍優勢之敵掃數殲滅。惟因清談餘毒未淨，致使驅逐異族之力不伸，雖已戰勝強敵，然仍偏安於江南一隅。故對兩晉之軍事成就，不能稱之曰武功，僅以戰績名之。戰績云何？祇能保其殘喘而已。

其一、三國形成與鼎立

春秋戰國以前封建時代之貴族政治，天子或諸侯有自己之族人相輔，故祇腐敗到最極限，亦有臨崖收纜之一日，決不致闖出場天大禍，因爲國家生死存亡皆與彼等身家性命攸關，稍有危機，便作匡正（家庭革命）常收奇效。不過貴族政治之缺點，在專事講保守，不求改進，故終被七雄逐漸消滅，最後統一於秦始皇專制政治之下。

及秦漢兩行專制政治以後，帝權甚大，而貴族階級久已消滅，執政大臣皆爲隨時任免之制，不能世襲，而與皇帝又無親族關係，雙方所依賴者，僅爲名器與利祿之交換。故君臣之間毫無感情之可言，即有之，亦爲片面，所謂愚忠之輩以死諫君者是也。

基於上述之故，皇帝終日深居宮內，所與接觸之人，不外兩類，一爲母黨或妻黨之外戚，一爲趨奉左右之宦官。英明之君主，常能於羣臣中擇賢者付以輔宰之任，以匡不逮。且能遇事獨斷

獨行，故無嘗於政治推行。及逢能力較差之君主，遇事不能應付，遂自然的與其常接近之人商討一下。而此兩類人物或以至親或以近信之故，亦自然的逐漸獲取大權。是以自秦漢以來，歷代皆有外戚宦官之禍，即是由此緣故發生。

東漢雖爲打倒西漢外戚王莽而建國，然經章帝之世，外戚又據政治軍事上之大權，及和帝年長借宦官之力將外戚竇憲及其黨與誅滅，宦官又取外戚之權而代之。以後經熹、安、少、順、沖、質，至桓帝嗣位，悉爲宦官與外戚之爭，且桓帝借宦官單超等之力斃梁氏。於是天下大權，悉歸宦官者。

當宦者弄權於內之時，而天下志士憤慨於外以抗之。先是，光武帝獎勵名節，歷朝紹其志，薦舉徵辟，必採有名節者，馴至成爲一代風尚，至東漢末爲甚。桓帝時名士李膺陳蕃等競相激揚氣節，指斥宦者，時有太學諸生三萬餘人，承其風論時事，郭泰賈彪爲之首，與李膺等相結相與，可否國政，褒貶朝臣。宦者憚之，謀待機以報復。

會李膺於赦後，案殺宦者之黨，於是宦者誣告膺等與太學諸生結黨，壞朝廷綱紀。桓帝大怒，捕黨人。皇后父竇武原與黨人善，上疏救之，膺等獄辭亦多連宦者子弟。以故。宦恐，白帝赦黨人禁錮終身。是爲東漢之黨錮，時公元一六七年也。是年桓帝死，靈帝即位。越二年竇武陳蕃

欲盡誅宦者，謀洩，反爲宦者所制，殺蕃以下百餘人，坐廢徙禁錮者六七百人，凡與宦官不合者，一網盡之。於是天下大亂。

A、三國形成之概況

宦者跋扈於內，名士廢錮於外，太平絕望，叛亂四起。就中有張角者，以妖術集徒十數萬，肇亂山東，其徒嘗着黃巾旬日間天下響應。朝廷命皇甫嵩討之，曹操劉備等皆舉兵屬嵩。張角死，其弟張梁張寶相繼領其衆，嵩一一破殺之。然其餘衆，出沒四方，十年間不能鎮定，朝廷乃出重臣爲各州牧，使靖四境之亂，自是外權漸重，遂開羣雄割據之基。

靈帝死，子辨嗣位，太后何氏之兄何進執政，與袁紹謀欲誅宦者，召將軍董卓之兵於河東（今山西省西南部之地）。未至，謀洩，宦者襲殺何進，袁紹急以精兵捕諸宦與，無少長皆殺之。桓帝以來，宦者弄權三十餘年，至是無遺孽。是時董卓來京師廢帝辨，立其弟獻帝，故擅威福，袁紹爭之不得，乃東走，檄天下諸侯討卓，卓挽帝西走長安，塞關拒之，諸將懼卓反擊，無敢議者，時爲元一九〇年也。不久卓被王允襲殺，卓將又聚兵殺允。然其兵無所統一，互爭權，關中大亂，獻帝遂逃歸洛陽。

先是，獻帝西遷，天下殆無政府，關東諸將，力爭兼併以自強大，該時諸將割據之形勢如左

一、公孫度張威於遼東

二、公孫瓚據河北一帶

三、袁紹據山西

四、曹操佔山東

五、袁術據河南安徽之間

六、劉表據湖北

七、孫堅據湖南

袁術與袁紹雖爲兄弟，但以門第相同，聲望亦等，故不和協，術與公孫瓚孫堅結，紹與劉表結，互相攻伐。曹操介立其間以伺時機。及獻帝至洛陽，操乃迎之於許昌，擁天子以臨天下，威勢頓爲強大。乃先南向擊袁術滅之，於是山東河南江淮之地悉歸操。

當曹操振威於河南之時，袁紹已拓地河北，斬公孫瓚，併有山西河北之地，以鄴爲其首府，遂率軍南下擬與操決雌雄。操乃率兵迎戰，兩軍相拒於官渡。紹大敗慚死。時公元二〇〇年也。作二子爭立，操乘之北伐，悉定河北地，乃更北破烏桓。烏桓者東胡之一種，夙據河北北部，自

東漢中葉，勢已強大，屢侵中國。至是其勢大衰。公孫度子公孫康亦自遼東遣使詣操，誓無他慮。於是操統一大河南北，勢傾天下矣。

曹操既將北方仇敵肅清，遂南下討劉表於襄陽（今湖北襄陽）。此時表死，子劉琮嗣位，見操來伐，乃以地降。先是劉備來襄陽投劉表，及表陽陷，諸將皆勸備往江東與孫共防曹操軍。孫權一見備至，遂優容納之，共與迎擊曹操之軍。

孫權，孫堅之子孫策之弟也。堅先渡湖南，為劉表所死，策與備俱依袁術，術遣二人平江東。及術敗，遂據江東。策有大志，兼具神勇，乘曹操與袁術爭，欲襲許昌奪天子，未發而死。弟權嗣之，專守江東不北上，至是納劉備，決心與曹操一戰。

曹操躡劉備循江東下，集衆八十萬，孫權之謀臣周瑜，以精兵三萬拒之於赤墻（今湖北嘉魚縣西南），用火攻大破之，操僅以身北還，故江南之地多歸孫權。時公元二〇八年也。

當關東大亂之時，劉璋據巴蜀地自守。及周瑜死，魯肅代領其衆，說孫權以湖南之地質劉備為根據，使西取巴蜀，相與夾擊曹操，權從之。備溯江成都，降劉璋。備既定巴蜀，權求湖南之地於備。不應。爭之。後以湘水為界兩分其地，備留關羽於荊州（今湖北江陵縣）使防備與曹操。而自率軍進圖漢中。董卓亂後，關中久為羣雄割據，曹操乘機西向平定關中，且將漢中收於己。

手。至是劉備更欲由蜀北進奪漢中，劉曹間之正面衝突以起。

劉備爲河北涿郡人，以起義討黃巾賊，待列於羣雄之林。然荊珂不得志，與其將關羽張飛流寓四方，常依人作嫁。一時投操，操厚遇之，後見操有不臣之志，謀欲圖之。未果，走依袁紹，紹敗更依劉表。表爲優禮，分地息足。備於襄陽得名士諸葛亮爲傳，而後遁退始有根據。反佔巴蜀，後獲漢中，勢力頓爲強大。

當時四方羣雄滅亡殆盡，天下三分之勢乃成。惟獻帝尙在位，故孫權劉備俱未稱號，曹操亦以丞相之名號分天下。及操死，子丕嗣，遂迫獻帝禪位，東漢至是滅亡。時公元二二〇年也。

B、三國鼎立之概況（參閱附圖第六之B其一）

曹丕卽位，是爲文帝，國號魏，都洛陽。劉備聞之亦即帝位，是爲昭烈帝，國號蜀漢，都成都。孫權亦稱帝號，是爲大帝，國號吳，都建業（今南京）。魏蜀吳三國雖鼎立，然魏最強大，故吳蜀常連合以當之。是以實際形勢，南有吳蜀北有魏，實僅三方競爭耳。

（一）魏吳連合攻蜀

先是曹操與劉備爭奪漢中之時，關羽自荊州出擊取襄陽，將襲許昌。操大恐，遣使說孫權，使絕羽後。羽腹背受敵，遂爲吳軍所殺。及劉備卽位，自將伐吳，以報羽仇。吳降魏欲絕後顧之

憂以拒蜀。

蜀吳兩軍於今湖北宜昌南北之線相持累月，吳將陸遜以火攻連破蜀營，昭烈帝僅以身退守白帝城。不久以憂死。太子常禪嗣位，是爲後主。諸葛亮輔政，先修好於吳。吳亦頓悟，遂與魏絕，自是專與蜀和。

(二) 吳蜀聯合對魏

諸葛亮自與吳締和後，養國力，充甲兵，又討南夷之不服者，以絕後患。遂於公元二二八年率諸軍伐魏，進圍祁山（今甘肅西和縣西北），隴西諸郡多有應之者，魏遣張郃拒之。蜀將馬謖違亮節度，失街亭，大敗。亮還漢中。

其後屢伐魏，然糧道不繼，常不得志，於是於公元二三四五年悉衆十萬復伐魏，分兵屯街亭，久計。又約吳侵魏，時魏文帝已死，明帝在位，使司馬懿拒蜀，而自將却吳。亮屢挑戰，懿堅壁不出。未幾亮軍中，蜀軍引還。

(三) 司馬懿得志及滅蜀

先是，東漢末擾亂時，公孫度據遼東，東擊高句麗，西破烏桓，大拓疆土。子康與魏絕交遣孫孫淵，屢通吳。魏明帝遣司馬懿滅之，併其地。明帝死，太子芳立，懿與大將軍曹爽共掌遺

詔輔政。爽專橫，懿疑之，而自握政權，樹宗族之勢。

曹操以來，魏諸帝多刻薄，疎骨肉，不在外戚，帝位孤立無援。是爲司馬氏篡奪之主因。懿死，子師執政。爲帝無或專恣，師廢帝迎立明帝姪嗣位。師死，弟昭襲職，封晉公。魏帝見威權日去，謀誅昭，反爲昭所弑。昭迎立文帝之姪，是爲元帝。而國家實權，則悉在司馬氏。

當是時蜀之老臣，先後凋謝，姜維用事，負其才武，屢侵魏，致使國方外竭，譙周作仇國論諷之。而後主專任嬖臣，國政內亂。司馬昭知之，遣鍾會鄧艾爲將，率大軍伐蜀。姜維拒會於劍閣。此時鄧艾由狄道間行出其背，猝逼蜀都，後主遂降，自昭烈帝至是凡四十三年而亡，時公元二六三年也。司馬昭滅蜀，威望益高，遂進爵晉王。

其二、西晉武帝統一宇內之戰

A、稱帝

司馬昭進爵晉王之後，先以其子炎爲副相國，繼立爲晉世子。先是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攸繼司馬師之後。攸性孝，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常謂百年之後，大業宜歸其兄之子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羊琇又教以諱察時政，所宜損益，預記以備訪問。昭本賄前旨，尙欲以攸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三人，亦謂

炎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炎爲世子。

公元二六五年八月晉王司馬昭死，子炎嗣。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是爲晉武帝，廢魏王爲陳留王。魏自曹丕篡漢以來，五主共四十六年而亡。

B、滅吳

晉既併魏蜀，乃準備圖吳。是時吳國正朝政紊亂，名將已死，晉乃大舉伐吳。

吳自大帝孫權死後，權臣孫峻孫綽等相繼擅作威福，是以朝政頗亂。孫權三傳而至帝皓，暴逆無道，民心離叛，以有名將陸抗在，晉不敢薄之。及抗死，武帝遂遣杜預王濬渡江擊建業。吳帝降。自三國鼎立，凡六十年，而晉一統天下。時公元二八〇年也。

其三、五胡坐大與亂華（參閱附圖第六之B其二）

武帝即位初年，注意國治。滅吳後，漸怠於政，內耽遊宴，外徵州郡武備，致遺後日之大患。武帝死，子惠帝立，不慧，皇后賈氏多權詐，干涉朝政，內憂外患一時猝發，晉以大覆。

惟自五胡亂華起，歷史乃另轉入一新局面，即由黃帝至晉武帝初年係以華夏民族爲中心（夷狄則稱之曰「漢族」。因爲佔有中國版圖之主要部分）。但自晉朝懷愍二帝爲匈奴人劉聰劉曜虜殺以後，晉朝避禍於江南，而北方亦即成爲五胡活動之天地。於是中國以南北兩個中心相持約有三

百年之久。此實空前之巨變矣。夫以前雖有分裂局面。但多爲政治分裂而，此三百年之分裂，則爲種族上之分裂，吾人皆知自黃帝誅蚩尤以降，華夏民族始終居於領導地位，然本段之三百年歷史，則爲漢族與其他各種族之競爭，以至混合化之歷史。欲詳究竟，茲擬從五胡坐大之狀況說起。

A 五胡坐大之概況

兩漢之際，中國疆域廣大，四之邊外諸族，徙居內者漸衆，東漢末及三國初之際，中國內地，擾亂益多，移住塞內者，就中匈奴之烏桓，鮮卑，氏，羌其尤大者也，古人常稱異族爲蠻夷戎狄，但自秦漢以來，則總稱之曰胡，胡之一字，似爲匈奴之切音，固爲自秦漢以降，匈奴爲害中國最大，故以胡總稱異族，亦猶現今國人總稱外國人爲洋人或鬼子一樣。實際晉代之五胡，並不單指匈奴一族，尙有鮮卑，氏，羌等族茲分言之如次。

(一) 匈奴：西漢宣帝時呼韓邪單於內降，東漢之初南單于亦降，故匈奴種族入山西塞內與漢人雜居者，前後部落近萬數。經年既久，戶口漸滋，彌蔓朔北，轉難制御。及曹操爲漢丞相，憂其強大，分爲左右中南北五部以殺其勢。西晉初匈奴餘衆，乞歸化者益多，時以十萬數，武帝居之塞內，於是山西之地，半爲匈奴種族所據。

(二) 烏桓及鮮卑：烏桓鮮卑俱古東夷（東胡之裔，世界史稱爲通古斯族也，戰國之末，秦

漢之際，東胡頗強大，殆與匈奴頡頏，後爲冒頓單于所破，其餘衆東走，一保烏桓山，一保鮮卑山，因以爲名，皆役屬匈奴。

漢武時烏桓漸強，復與匈奴爭，武帝乘之，使范明文襲破烏桓，烏桓自是徙漢。後屢破北匈奴，拓地日廣，西自上谷，東至遼東，東漢獻帝時，有蹋頓者，有勇略，遂統一烏桓各部，助袁紹鬪公孫瓚，紹爲表於朝廷，以爲單于，時在公元一九九年。曹操破袁紹，蹋頓助紹一子與曹操戰，大敗。操滅烏桓，徙其衆於山東，其後遂不振。

鮮卑其初未盛，至東漢初葉，南北二單于爭，匈奴衰耗，因乘之連破北匈奴，略其地，以故勢頓強，桓帝時諸帝推檀石槐爲大人，石槐有武略，定庭以內蒙古之彌汗山，北拒丁零於公蒙古之北城，東依扶餘於遼河以東，西擊烏孫於伊犁，其領土東西亘四千里，南北逾七千里。迄公元一八一年石槐死，其國分裂。後四十年，鮮卑部會有慕護跋者，助魏懿公孫淵，以功封土，居遼西，稱慕容氏。其餘鮮卑部族有拓跋，宇文，秃髮，乞伏諸氏，自遼東至河西遍布北邊，乘晉室大亂，乃漸南下。

(三) 氏及羌：氏羌散處諸羌之裔，羌棲息青海之地，氏在其東南，散居嶺山附近，至巴蜀之間。西漢之世，趙充國征服之，故久隸漢。及王莽末年，漸擾邊境。東漢初馬援復征服之，徙

其衆於關中（今陝西）河東（今山西）之地。雜族羈縻，乘漢末中國之亂。其餘衆多入塞內。氏羌種族之在關中者，殆與居民相半，其數之衆，亦可知矣。

B. 五胡亂華之動因

語云：「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西晉初塞外諸族之雜居內地者，既如此其多，而憂國之士亦深懼之，故郭欽江統輩，屢請攘之，以絕後患。朝廷不用其言。會八王之亂起。而士大夫清談之風尙未熄，於是關中氏種齊萬年者先叛，山西之劉淵（一名元海），巴蜀之李特等，尋相繼起兵，鮮卑諸族繼之，割據諸方，先後殆三百年，江北一帶之地，常歸塞外諸族佔領，洵爲一大變亂。茲一言八王之亂及清談之概況焉：

（一）八王之亂

先是晉武帝懲晉敗於孤立無援，乃大封子弟於四方使領重鎮。故諸王勢俱重，乘惠帝闇愚，漸懷覬覦之念，武帝死時，其叔父汝南王亮受遺詔，輔惠帝。武帝皇后楊氏之父楊駿，矯詔專政，亮銜之，賈后亦厭楊氏，遂勸亮除駿，亮黜駿統國政，恣威福，賈后乃與楚王瑋謀殺之，尋又殺瑋，干涉朝政，以太子適非已出殺之，又弑楊太后。

賈后既如此專權，於是趙王倫舉兵廢賈后，黜惠帝，自稱帝。齊王冏，說河間王顒及成都王

穎共謀倫，迎惠帝復位。罔以功統國政，握大權。長沙王又舉兵殺罔而代之，成邵王與河間王復合兵破又而代之。東海王越又起兵奉惠帝，逐二王而代之，此自十六年，關係於諸王之亂者，而後八王，故稱曰八王之亂。自八王之亂，晉室藩屏全毀。

(二) 清談誤國

方宗室互相戮於上之際，而士大夫階級尙清談盛行於下，人心萎靡，士氣大衰，明知大禍臨頭，反而甘心坐以待斃。所謂清談者，乃與俗談相對之稱，即不關一切經世之事，而專論空理也。今釋清談所以流行之故有二；

甲；東漢季世，極重名節，士風寢陷，固陋一時，爲亟矯其弊，遂反其道而行，至魏晉之際頗賤氣節，專尙與時浮沉。

乙、漢承秦燒書後，兩漢學者頗重古傳，人守一經，專門之學，訓詁繁瑣，世漸厭之，老莊之學乃盛行一時。

職是之後，當時士大夫皆捨禮儀，毀法度，說虛無，尙放達。王衍何宴之輩，耽清談，棄世務，朝野翕然承風，大臣以下至於處士，殆無一人憂國事者。

方國內頹廢情形於斯，而夷狄史蜂起侵犯內地，瞬間攻陷晉都洛陽。於是晉朝虎口餘生，退

保江南，而維持殘喘局面。名曰東晉，以別於西晉。細究晉室所以致此狼狽之由，清談者流實難辭其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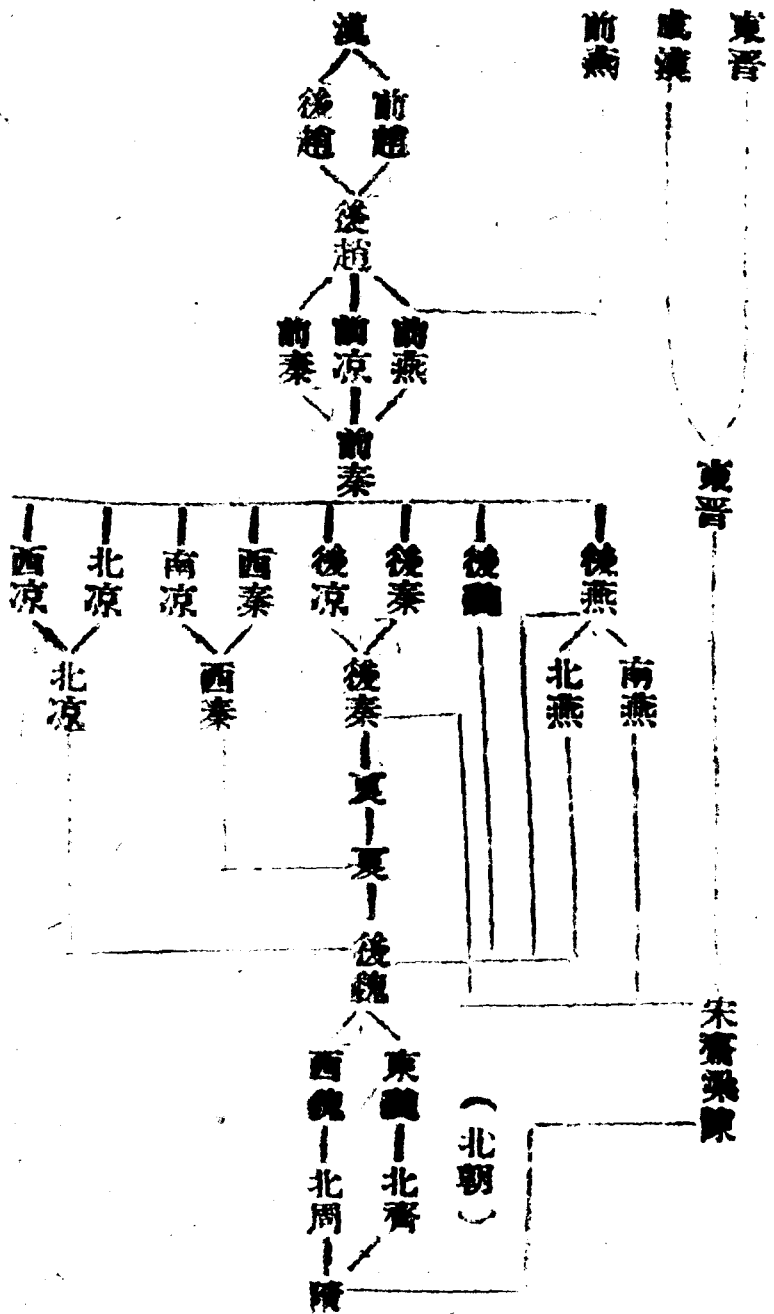
C. 五胡亂華之局面

五胡亂華自一百三十六年之久於大江以北先後建立數十國家，史家稱之曰，五胡十六國，即前趙，後趙，前燕，前秦，後秦，前蜀，西涼，後涼，後燕南涼，南燕，西秦，北燕，夏國，爲便乎記憶起見，吾人可以稱之爲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一夏，一蜀。此亦尙有代，冉魏一，西燕後蜀四國不在十六國之內。繼五胡十六國之後，爲南北兩朝分立，又經過一百餘年，由於隨之物興，始結束此對立之局面，今爲一目了然計，特將各種族所建之國以及興廢之跡表示之如次：

甲、五胡十六國表

國	姓	始	祖	種	族	名
一、前燕	慕容	鮮	卑	九、漢	劉淵	匈奴
二、後燕	慕容	垂	全	十、北涼	沮渠蒙遜	全
三、西秦	乞伏	乾歸	全	十一、夏	赫連勃勃	全
四、南燕	慕容	德	全	十二、後趙	石勒	羯
五、南涼	秃髮	烏狐	全	十三、成漢	李雄	氏
六、前涼	張	重華	漢	十四、前秦	苻洪	氏
七、西涼	李	暠	全	十五、後涼	呂光	氏
八、北燕	馮	跋	全	十六、後秦	姚萇	羌

乙. 十六國及南北朝興亡表



當五胡十六國與東晉對立之際，前秦苻堅率百萬大軍伐晉，晉大敗之於淝水之濱，晉賴之以安，容於其四項中說明之。

D、五胡亂華之結果

上述之三百年分裂歷史，所見者悉為政治黑暗，社會混亂，戰爭頻仍，武人跋扈，文人墮落，以及朝代之此仆彼起，醜惡不良之現象。然歷史不盡是黑暗與醜惡之寫照，彼亦自有其光明面，而且此光明面常得之於意外所想不到之處，實為一種好收穫焉，姑舉之如次：

(一) 新民族之產生

五胡亂華以來，經過三百年大混合，此許多異族，自然會與北方本地漢人發生婚姻關係，年代久遠，血統相混，自然產生一種新類種族。大凡血統愈雜，民族即愈變優秀，因為混合結果，每一民族原有之優點，悉結合在一起顯露出來。以胡人之強健勇敢，加上漢人之聰明才智，中華民族遂於該時重新改造一番。於是以虎視眈眈生氣勃勃之姿態，產生隋唐間之盛世。

(二) 中外文化之交流

五胡亂華第二個結果，為文化交流。此項文化交流，分為二方面，一方面是中國文化外被，一方面為外來之文化輸入。中國文化外被第一個受到影響者，為北方胡人。彼時武力雖強，但文

化却不及漢人，故彼族祇知一味學習中國文化，而惟恐有一不像，其中最著者爲後魏孝文帝，彼將一切制度，文物，風俗，習慣等悉改爲中國式，並且嫌北方閉塞，國俗鄙陋，將其都城由平城遷到洛陽，禁彼族胡服胡語，又令宗室與中國名族結婚，以爲屬下倡。其次則爲江南以及海外之日本，亦於此時受中國文化之廣被，乃助長其開發與進步焉。

至於外交文化之輸入，則爲佛教。佛教原創立於印度，由東漢明帝時，遣蔡愔求佛法於西方，已於大月氏得佛經，且伴攝摩騰竺法蘭二僧歸，立白馬寺於洛陽矣，及至南北朝時，北方各族與西域交通頻繁，又因五胡君主無文化，故皆歡迎西域各國高僧來傳教，如後趙石勒，前秦苻堅，後秦姚興，後魏宣武帝，尤獎佛法。南朝宋文帝，梁武帝亦提倡不遺餘力。是以高僧中如佛圖澄，鳩摩羅什，菩提流支，菩提達磨等，皆爲到者之僧，彼等皆委身於布教及譯經，以圖教旨廣播，再加以當時之君主曲意保護。故能迅速發展。其後魏之佛寺至三萬所以上，西域僧人來洛陽者有三千餘人，其盛況如何，亦可以想見矣。

(三) 促成江南處女地之開發

江南在秦漢之際，尙爲人烟稀少之區，故史記貨殖列傳中有「楚越之地，地廣人稀」之語，當時最富庶者爲涇渭流域，是以太史公會謂：「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然最其富，什居其

六」。至於歷史上人物，亦爲西北及黃河下游齊魯之人，占重要地位，浙江占百分之六，兩湖與江西者，則更屬寥寥。

及至魏晉之交，即發生一極大轉變。而其轉變原因，則爲漢末時羣雄混戰開其端緒戰開其端緒。居於西北之漢族，因受戰亂之影響，在關中無法立足，乃相率沿漢水下游，向長江流域遷徙。當五胡迭起，益增加漢族南徙之速度。晉宣王尊傳上所謂「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是也。

此批最後由西北逃出之難民，初期暫居淮河流域，尙存不久重返故里之望。及石勒大軍繼續南下，停於淮河流域者，又開始渡長江向吳郡，毗陵，蕪湖，京邑，尋陽一帶，尋覓彼等避難棲身之處。於是現今之江蘇，安徽兩部，以及江西等省遂皆佈中州仕女之蹤跡，甚至有一部分竟流入福建，據若干記載所傳，現今福建之林，黃，陳，鄭，虞，丘，何，胡八族，即爲當時由西北逃出之難民云。

當時中原之人咸以江南各地爲卑濕之區不適於人類生活，故自黃帝以來其勢力雖已達洞庭湖，但至東西兩漢尙未完全開發。及塞外異族乘機竊發，擾亂中國，而所謂已混合融化無間之漢族，乃被迫離開故土，勉強向素認爲有害人類健康之地區，開始大遷徙。初期尙存亂定即返之念，

詎知變亂一生，乃經三百年之久，始告平息。是以江南地區大半藉此機會，得以開發。以後隋唐武功之完成，其經濟力則多半仰給於江南，殊非國人始料之所及者。諺云：「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吾人亦可以此語自解矣。

其四、東晉孝武帝敗苻堅於淝水之戰

A、東晉偏安及抗戰

西晉亡時，東晉元帝（司馬睿）即位健康，舉王導執政，以其兄王敦統五事，任用文武諸名士，然帝優柔寡斷，權臣跋扈，內亂相繼，雖有劉琨，祖逖等一再主張大舉北伐，但以上述諸因，遂致恢復大業，卒不能成。

元帝死，子明帝立，明帝死，子成帝立，成帝死，穆帝立，舉桓溫代庾亮之弟翼統軍事，遂於公元三四七年西入巴蜀，滅漢巴蜀氏李雄所建之成漢國。溫於公元三五四年又伐前秦於關中，因不得志，乃於十五年後改兵而東伐前燕於河北，前燕大破晉軍於枋頭（河南濬縣）桓溫走還。時公元三六九年也。

東晉穆帝死，經哀帝而至帝奕時，溫方伐前燕敗還。溫素有不臣之志欲以北伐功爲篡奪之地，然自敗於枋頭，威名頓挫，乃還建康廢帝奕立簡文帝，張權勢。及簡文帝死，子孝武帝立，溫

類諷朝廷禪位，王坦之謝安等故緩其事，溫不遂志而死，時在公元三七三年。又十年後前秦苻堅率百萬大軍南下伐晉，晉道謝家子弟率兵禦之。於是淝水之戰以起。

B 前秦勃興及入寇

先是匈奴族劉淵乘晉室之亂，自爲大單于，據左國城以叛，國號漢，以其祖曾與漢婚也。公元三〇八年淵建稱帝，徙郡平陽（今山西平陽）及淵死，子聰立，遣劉曜石勒等以晉都—洛陽。時惠帝弟懷帝在位，朝廷徵勤王師無至者，漢兵遂入洛陽，執懷帝以去。懷帝從子秦王業得報即位長安，是爲愍帝，又爲劉曜所攻出降。是時瑯琊王睿鎮健康，聞懷愍二帝沒於賊，遂即帝位，保江南之地，是爲元帝，時公元三一八年也。

聰既陷洛陽及長安，彊字大張，聰亦於是年死，國內大亂。曜以淵族子故，自立於長安，改國號趙，石勒誓與曜有隙，於是亦自立於襄國（今河北邢台）稱趙王，故史稱曜爲前趙，勒爲後趙。二分漢地，曜據關中，拓地隴西，勒據河北，併有山東，而以洛陽爲界，土地兵勢相敵。公元三二九年石虎滅前趙，次年後趙石勒稱帝，南擊東晉，拓地於江淮間，勒爲匈奴別種之羯人，有武略，富治才，張紀綱，定制度稍致太平。及勒死，國內大亂，冉閔族誅石氏篡國，稱魏帝，於是苻洪以氏會獠關中，號前秦土，張重華據河西稱前涼土，石氏之屬地分裂。

嘗桓溫伐前秦之時，苻洪已死，子苻健立稱帝，使溫無功而退，健死，子苻生立，性殘虐。從弟苻堅弑生，代之，信任王猛，國以大治。猛文武才，輔堅致富強。於是滅前燕，平前涼，東討高句麗，西徇西域諸國，不數年已定天下之七八，東自高句麗，新羅；西至龜茲，于真。塞外諸國之朝貢於前秦者及六十餘國。堅乃欲吞併江南，一統天下，頗侵江淮間。

先是公元三七五年秋王猛疾，堅親至猛弟視疾，賙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國，鮮卑（慕容氏）西羌（姚氏）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猛字）之速也。」堅不信猛言，故對慕容氏及姚氏二族仍加十分信任。

及諸國先後平，乃於公元三八二年冬十月苻堅大會羣臣於太極殿，議伐晉一事。堅云「秦士卒可得九十七萬，今擬自將討之」。秦宰輔咸以天時，地利，人和三事諫晉不可伐。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是會許久始散，而諫者仍持不可伐之說。會前燕降將慕容垂，獨贊成伐晉之議，苻堅決心始定。次年八月乃大舉入寇。

○、作戰經過（參閱附圖第六之B其二）

(一) 秦之與員與策中

秦王苻登於公元三八三年八月下詔大舉伐晉。遣陽平公苻融督率張驥（次）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州諸軍。慕容詔言於苻曰：「主上矜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遂由長安出發。戎卒六十餘萬，騎兵二十七萬。九月融等與三十萬先至灇口（今安遠正陽關）。

(二) 晉之遣將與抗戰

東晉孝武帝聞苻登入寇，詔以謝石（安之弟）爲征討大都督，謝玄（安之姪）爲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安之子），桓伊，胡彬等會衆八萬拒之，玄人圍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別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小勝。安遂遊山登高，至夜乃還。是時朝野皆憂懼不知所措，惟安能表示悠然自得，如無事焉之安靜態度。兩晉以清談風尚，所培植之人才，大致如安一樣。不過謝安尤爲清談中之魁傑耳。

是時有江荆都督桓冲者，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蕃（指江荆等州）」。冲嘆曰：「失石（安）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

，今大敵盡至，方遊談不暇，遺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三) 會戰概況

甲、精戰

秦軍既集中完畢，前鋒苻融，遂率軍攻略晉之壽陽（今安徽壽縣），瞬即攻下。秦遣梁成等屯於洛澗（今安徽田家巷附近），沿淮水之線設鹿砦，以遏出東方前來之晉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逡巡於秦軍之前。苻堅聞苻融攻克壽陽，留大軍於項城自引輕騎八千，兼程來第一線就敵。目覩晉軍躊躇之象，即遣朱序爲使說石等速降，免致生靈塗炭。

朱序原爲晉之陽刺史，前四年被秦軍執歸，拜爲度支尙書（今財政部長）。序既奉堅命來晉營，遂私謂石曰：「若秦衆盡坐，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擊破也。」謝玄得此暗示，勇氣倍增，於十一月遣劉牢之師精兵五千，攻擊洛澗之敵，以殲其左翼。

秦將梁成原以洛澗爲障礙，行河川防禦，其後方則爲淮水，形成背水之勢。劉牢之一見敵人如此無謀，遂以大義激晉軍，直前渡水攻取秦軍，不久攻破敵陣，並斬梁成，即時分兵趨淮水渡，阻斷秦軍之歸路。秦步騎兵崩潰，赴淮死者一萬五千人。此一精戰勝利，促成晉軍發生抗戰必勝

之信念。於是晉將石等，水陸繼進，以逐秦。

乙、會戰之道

苻堅聞晉軍大至，急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軍旌旗蔽野，又望見八公山（壽陽西北十二公里肥水之北澗水之南）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撫然始有懼色。此時秦軍係沿澗水（今安徽亳埠湖南北之河流，即澗水）而陣，類似河川防禦。

晉將謝玄見秦軍面澗水而陣，不便攻擊，乃發揮其兩晉以清談風尚所養成之幽默特性，遣軍使謂秦將苻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

秦將苻融聞軍使之言，即時報告苻堅，堅召衆將議之，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退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令秦兵向後稍退，以使晉軍渡河。

秦兵聞主帥下令稍退，不知軍情，以爲前軍不利，遂不可復止，繼後退。謝玄等視狀，即引兵澗水擊之，益使秦兵大起恐慌。苻融見勢已至此，即親自馳騎略陣，欲以強制手段制止退者，會馬蹶，爲晉所殺。

秦與見主將已死，遂大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古岡（在壽縣西）。秦兵大敗，自相踐踏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遂不敢息，草衣薪宿，至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先是秦兵小却，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西涼降王）皆來奔，復取壽陽。晉軍大捷於是完成。

D、戰後結果

空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淮水之北）是時惟慕容垂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十餘騎追之，狼狽返秦。未幾被姚萇所弑，其後嗣亦前後被戮，前秦遂亡，時在公元三九四年。苻氏稱帝者凡四十四年。

當苻堅盛時，鮮卑西羌之人仕其朝者頗多，故王猛臨死尙以是二族爲慮。及堅敗，皆背之，各據一方，鮮卑族之慕容垂據中山（今河北定縣），徇河北地，是曰北燕。羌酋姚萇之父姚弋仲故仕後趙，爲西羌大都督，及後趙分崩，萇率其衆降前秦，至是弑堅獨立，併關中，是曰後秦。其他隴西河西之地，有西秦，南涼，後涼，北涼，西涼諸國，前後並興。

西秦者鮮卑族乞伏乾歸所建，鎮隴西；其西有南涼，亦爲鮮卑族秃髮烏孤所建，跨河湟青海間；其北有後涼爲氐酋呂光所據，先是光受堅命，征西域，降龜茲焉耆以下三十餘國，及聞堅敗

，遂據姑臧（今甘肅武威縣），統河西之地。未幾匈奴裔沮渠蒙遜據張掖，建北涼國，漢人李暠更於其西，據燉煌，建西涼國。故當中國北方之地，稱帝王者七國，就中後燕後秦，尤為強大，互攻無已時，各欲統一江北。方此時鮮卑之拓跋氏崛起遼外，次第南下，建後魏國，遂統一江北之地，而與南朝以對立焉。

東晉自謝玄破苻堅後，國小康，君臣苟安於目前狀況，各無恢復之志。及孝武帝死，安帝立，時有劉裕者以平內亂功，為軍事大都督。後以破南燕滅後秦（尋為夏主赫連勃勃所占）之功，還建康，弑安帝而立恭帝，尋受禪自立，是為宋武帝。東西兩晉相合傳位，凡一百五十六年而亡，時在公元四二〇年也。又二十五年後，後魏統一江北之地。於是中國分為南北兩大國，江北曰北朝，江南曰南朝。及隋勃興始結束此對立局面。

夫前秦苻堅敗後，江北地素亂如麻，而東晉不能乘戰勝餘威，作恢復之舉，坐使權臣竊發，卒以覆國。清談之風肇偏安之局，亦以清談之風，結束東晉殘喘之帝業，良可慨也。

第四節 隋唐兩代之武功

其一、隋之勃興及一統（參閱附圖第六之B其三）

南朝末武帝劉裕篡晉，三傳至明帝，又為權臣蕭道成篡其國，是為齊高帝。高帝五傳至和帝

國內大亂，其疏族四裔衍者，亂有功。和帝禪位於衍，是爲梁武帝。武帝老年佞佛，不理政事，終惹起侯景之亂，餓死於臺城之上。不久侯景自立稱帝，梁諸皇子起兵欲討侯景，景未滅反惹起骨肉間之爭，北朝乃乘南朝大亂，取巴蜀及江淮地以去。時有陳霸先者起兵討侯景，景因是覆滅。未幾霸先篡位，是爲陳武帝。梁武帝。孫督保湖北地是爲後梁，受西魏之保護。總計宋五十九年而亡，齊二十三年而亡，梁五十六年而亡。共一三八年中更換四個朝代，自曹丕篡漢以後，羣起倣尤，至此極盡歷史巨變之能事矣。

當南朝政變迭興之時，北魏亦循南朝歷史路線，迭起變亂，公元五三五年北魏分爲東西兩帝，西帝都長安，依宇文泰，東帝都洛陽依高歡。自後魏建國至是一四三年，國號雖存，而實爲高與宇文兩氏之天下。不久東魏高歡死，弟高洋自爲丞相，受孝靜帝禪，是爲北齊文宣帝，適當南朝梁喪亂之時。及梁爲陳霸先篡滅之年，西魏宇文泰死，子宇文覺嗣，翌年受西魏禪，是爲北周孝閔帝。於是天下分爲三國，北周領漢水湘江以西一帶地，北齊占江北一帶地，江南之地則歸陳。

北周孝閔帝，爲其從兄宇文護所弑。護立其兄明帝，不久又弑之，立其弟武帝。武帝剛毅賢明，誅護親政，國大治，比北齊文宣帝已死，三傳至帝緯，性昏愚，嬖幸用事，國政大亂，且原頻侵其南，領土日蹙。武帝乘此時機，自將滅之，北齊凡二十八年而亡，時在公元五七七年。翌

年武帝死，子宣帝立，宣帝死，子靜帝年幼，太后父楊堅輔政，尋受其禪，是為隋文帝，時在公元五八一年。七年後而併後梁，又次一年乃大舉伐陳。

陳自武帝後，傳至後主叔寶，淫佚奢侈，民心離貳。隋先之以經濟困饒，繼之以八路大軍南下，一舉而滅其國。陳稱帝凡三十二年。自東晉元帝即位，至是二七二年，隋始併江南而統一天下。時公元五八九年也。

其二、唐朝遞興與平亂

隋文帝為一崇節儉尚實用之人，對於人民疾苦，頗加注意。故於即位之初期，已使政治走上軌道，人民亦重返其安分守命之樂天環境，前所謂好亂思逞之跡象，至此完全消滅。

可惜彼雖勤於為政，但器量太小；不能作遠大之謀，只在枝節上吹毛求疵，晚年益發猜忌，殺戮功臣，又聽信皇后之言輕廢太子勇而立愛子廣，已而悔之。廣遂弑帝即位，是為隋煬帝。

煬帝幼生於富貴家庭，不知稼穡之艱難。即位之初，遂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都，役丁二百萬，大營都城為殿。又發民百萬，開邗溝（今江蘇運河），尋開水濟渠（今山東以北之運河）後又穿江南河（今浙江運河）。其他所至開河，使自長安發舟，行達江府。置殿宮備遊觀，又增築長城西北一邊，民苦於徭役。於是思亂之心復起。

帝不僅好興土木，且好遠圖，遣裴矩於河西，誘西域賈人之至其地者，使人朝厚賞賚之，以示國家富強。於是西域諸國相率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又遣使於西（今印度及那地方），踰東海征琉球，西擊吐谷渾餘衆開青海地。高句麗不朝貢，發師百萬伐之，至鴨綠江大敗而還，後二年復徵大軍攻遼東城（今遼寧遼陽北），亦無功而返。

天下因征伐土木之役，既動其思亂之念，今帝屢於遼東失敗，乃成爲發動變亂之一信號，於是諸方豪傑競起，國遂分崩。李密略取河南諸郡稱魏公，竇建德據河北稱大業王，後爲夏王。其他江南之地則有林士弘據鄱陽稱楚帝；蕭銑遠江陵稱梁帝。北則劉武周據馬邑，梁師都據朔方，共臣服突厥。又有小國介立其間，海內麻亂，較秦漢之際尤甚。此時李世民居關中，平定羣雄，唐室以興。

先是後魏末年有突厥族者起自金山（今阿爾泰山）之麓，滅柔然，併今內外蒙古地，勢強大。煬帝時以事怨隋，屢寇北邊。煬帝以李淵爲太原留守防之。不利。恐獲罪。淵次子李世民聰明有大志，見隋室方亂，勸淵舉兵。淵從之。借援突厥渡河而西圍長安。時煬帝巡幸江東，以代王侑留守西京，越王侗留守東都。李淵既取長安，奉代王爲恭帝，自爲大丞相，尋受恭帝禪，是爲唐高祖，時公元六一八年也。隋三十七年而亡。高祖遣世民東向，以討羣雄。

時煬帝仍淹留江東，日事宴樂，字文化及弑之，立秦王皓爲帝，自爲大丞相，擁衆以西。李密破之。有王世充者，聞煬帝死，奉東都留守越王爲帝，乘李密與字文化及戰方疲敝，襲而滅之，遂廢越王，自稱鄭帝。是時劉武周勢漸張，襲太原，遂唐守兵，略河東地，將攻關中。世民逆破之，募軍擊王世充。世充求救於竇建德，併力以防世民，世民皆破之，擒建德，降世充，黃河南北之地悉定。尋遣將而南，降梁，平楚，後數年擊梁師都定朔方，於是天下復統一，時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貞觀第二年也。

唐之一統天下皆世民功，世民期望日隆，其兄建成，弟元吉等嫉而欲殺之。世民知而先發，遂殺二人。於是高祖立世民爲太子，是爲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死，子治立是爲高宗。太宗高宗之世，終完成征服東北（高麗）平定西北（突厥）之偉業，爲中國亘古以來未有之盛世。雖至玄宗之世，有安史之亂，然仍能憑其一百年之潛伏力量，卒將叛亂平復，茲繼述經過如次。

其三、隋唐兩代征東之役

西漢武帝滅古朝鮮，以其地爲郡縣，及漢衰，而鴨綠江上流有高句麗興，乃扶餘種族之另一部也。或略稱高麗，扶餘種族蓋通古斯族，故蕃殖於東北松花江之畔，西漢未有朱蒙者率其族人南徙建高句麗，勢漸強。東漢曹魏之間連犯遼東。西晉末年亦嘗侵犯遼東。及前燕興始絕宣西瀛

專圖拓地於南。隋文帝方統一南北，高句麗之嬰陽王率靺鞨族又侵隋遼西地。於是大戰以起。繼成爲中日直接之衝突，結局日本軍遭我殲滅於白江口，茲摘陳樂素先生之所記，以明征東之始末焉：

A·日本與朝鮮半島（參閱附圖第六之B其四）

「公元六六三年，即唐高宗龍朔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在南朝鮮半島的西部海面發生激戰，結果日軍慘敗，戰艦四百艘被焚。這一次海戰是蘊着重大意義的決定戰，不僅決定了整個戰的勝負，並且決定了此後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勢力，更決定了日本此後數百年的對華政策。

日本對朝鮮半島之具有野心，至少是一千五百年的事。在日本史籍中著名的有所謂神功皇后親征三韓，依他們的記載計算，那是剛在公元二百年的事。比這更早的，他們還說，在公元前幾十年，日本在半島南端的任那地方已取得根據地，稱爲「日本府」。關於這兩件事，年代雖不可靠，但朝鮮金石史中有名的廣開土王碑曾明記着第四世紀末期日本人侵入半島，壓迫新羅百濟，而和高麗爭雄，又公元五六二年新羅王曾把任那日本府滅掉，也是可信的事實。

第六世紀中葉日本勢力被驅出半島以後，直到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二日而有日韓合併條約的

締結。但朝鮮的吞併，在一部分日本人看來，還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們的目的是甚麼呢？在十六世紀末葉豐臣秀吉想征服中國，要朝鮮王李昭做先驅；李昭不肯，因有征韓之舉。當朝鮮京城陷落的消息報到後，秀吉馬上擬定所謂「三國平大計」，即是一種未來之中國日本朝鮮處置計劃；預備戰勝後迎奉天皇遷都北京，太子守日本本土，而自己坐鎮甯波。雖然結果經七年苦戰，終不得不出半島，而一兵一卒未能入中國境界，但現代日本軍閥所唱的大陸政策，却說是秀吉精神的繼承，而秀吉的精神就是日本精神。

古代日本自和半島發生關係後，即從半島間接攝取中國的文化，到第七世紀之初有推古時代的政治改革。這種改革：就為受了中國文化的刺激。間接的攝取，他們認為未能滿足，於是遣隋使的派遣，繼之有遣唐使的派遣，直接受教於中國；因此公元六四六年更有所謂大化改變詔的發布，大化是年號，改新的義意是政治上打破民族的專橫，行中央集權政制，同時將社會封建化，而一意模倣中國制度，這種改革是可與第十九世紀後期的明治維新對照的。當時日本國內世襲權臣蘇我氏被誅，加以新戰勝了原住民族的蝦夷和往亞洲東北部到庫頁島來的虜虜（即韃靼）政治上軍事上都獲得大成功，多年鬱結着的對半島野心到此便復熾了。

B. 高麗向中國挑戰

中國經兩晉南北朝二百餘年的異族壓迫，到第六世紀末期以來而有隋唐的盛世，漢族抬頭，所以唐太宗有「雪恥酹百王，除凶報千古」之語，因為久被壓迫，一旦抬頭，對於異族自然特別警戒：隋纔統一，便三築長城，而第一次的興工，就在文帝即位那一年，這是很顯明的原止於國土防衛。但後來幾種新興的塞外民族對中國竟不懷好意，因此不得已而施行有效的攻擊，以求消滅對方的侵略能力，免兩晉南北朝一類歷史重演。後來的領土擴張，完全是被動的結果，而原不含有侵略意味。

公元五九八年隋統一還未滿十年，高麗忽聯結靺鞨族率兵萬餘越過遼河，侵入中國境土，實行向中國挑戰。這當然是中國所不能忍受，於是文帝立即派三十萬大軍分水陸夾擊。使陸軍出臨榆關後，糧食不繼，士卒間疾疫流行，不得已退軍，水軍自山東東萊海路趨牛壤，遇暴風，戰艦大部損失，終無功退還。到六〇七年，煬帝親訪突厥王帳，無意中又發見高麗派去的密使，是約突厥圖中國的。煬帝因為對高麗王警告無效，六一二年遂決意親征，徵天下兵水陸二百萬。六一二年在遼東和鴨綠江南和高麗戰又不成功。經此兩役，中國對此東北強敵，要把牠擊敗的意志更堅決，所以繼着連唐太宗時代還有五次的征討，但結果仍不成功。

唐太宗是個極審慎的人，六四四年他第一次要伐高麗時，先和大臣討論可否。褚遂良反對出

矣。李勣却說：「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至今爲患一。」（據資治通鑑）這是主戰的有力理由；縱敵患生，是久被壓迫而抬頭的漢族易起的感覺。所以經此一說，太宗親征之意遂堅不可動，羣臣再諫無效了。師次定州，他對侍臣說：「遼東掌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爲中國報子弟之仇，高麗雪君父之恥」。可見雖不是原於一時私忿，或誇大喜功。至所謂爲高麗雪君父恥，是因前年泉蓋蘇文握政，把高麗榮留王弑了，另立寶藏王。但三征無成，太宗竟喪志以歿。

C 東亞的兩個集團

朝鮮半島在第四世紀以來是高麗百濟新羅三國鼎峙，至第六，七世紀之間，高麗仍舊是比較飛強大，百濟較弱小；可注意的是屈處東南的新羅強盛起來，向西北發展而佔有漢江流域。漢江流域是半島的經濟中心，是整個半島最利於灌溉的區域，現任的朝鮮京城就位置其中，是當時三國所必爭之地。既經新羅佔有，於經濟意義之外，遠隔了高麗和百濟的陸路聯絡；因此極惹高麗和百濟的恨妬而促成牠們的聯合對新羅夾擊。百濟因爲比較弱小的緣故，東偏強隣，於是北連高麗而南親日本以圖存。日本對半島既夙存野望，對百濟的和親政策，自然樂於接受，但仍帶着以大臨小的態度，要以百濟王子爲質做條件。而且新羅攻滅任那日本府，在日本是宿仇未報，所以

除弱小的百濟而外，並還和高麗聯結，以增強對新羅的力量。於是高麗百濟和日本共同利害關係而聯成一條陣線。新羅處此情勢之下，在半島是孤立了，以一敵二，危險甚大，於是不得不採取中國政策。中國以對高麗關係，有新羅以爲牽掣，是極有利的，所以亦樂於援手。至此東亞戰形成兩個集團對抗。

D. 百濟的滅亡

百濟既與高麗日本聯結對付新羅，時時想和高麗截斷新羅——中國的交通路，又乘中國征高麗而新羅出兵相助時，襲取新羅土地。唐太宗曾派人警告，要停止向新羅攻擊。雖有高麗日本的援助，對這警告並不予重視。高宗繼承太宗遺志，一意要擊敗高麗，但鑑於累代七征的不成功，不能不將作戰計劃重加考慮，據冊府元龜所載，太宗曾擬有救新羅四策，其第三策說：「百濟負海之險，不修兵械，男女紛雜，好相宴聚，我以數十百船，載以軍卒，衝枚汎海。直襲其地。」高宗受了這計劃的暗示，遂決定對這較弱的百濟施行攻擊，然後徐圖高麗。公元六六〇年三月遂派遣新擊敗突厥的蘇定方率劉伯英，馮士貴和龐孝泰三將軍，領水陸兵十萬，從山東成山渡海伐百濟，並密約新羅策應。

當時百濟的內政，接全唐文所載賀遂亮撰大唐平百濟國碑說是：「外棄直臣，內信妖婦；刑

罰所及，唯在忠良；寵任所加，必先諂佞；標梅結怨，杼軸含悲」。中國和新羅會師百濟都城泗泚（今忠清南道的扶餘）的期間是七月十日。百濟王義慈嗜酒耽樂，還在夢中，及新羅的中國兵壓境，纔議防禦；中國兵迫熊津江口（今錦江），新羅兵越國境到黃山原（今連山縣附近）纔出兵應戰。但這水陸要衝的兩陣地。未幾即陷敵手。七月十二日都城被包圍。十三日義慈領着太子夜走熊津城（今忠州），由次子泰留守。泰知不能敵，於是開城降。十八日義慈自熊津城來降，百濟遂亡。九月，蘇定方奉執義慈及太子。王子，大臣將士五十八人歸國；留郎利刻仁顯統率一萬駐泗泚鎮守，並配置新羅兵七千駐熊津城。中國於是將百濟故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仍由百濟人做都督和都督以下的刺史施政。扶餘郊外有唐平百濟塔，現在還存。這次中國聯新羅用閃電戰略，所以高麗日本都無法施以援救。

E、日本的出兵

百濟既亡，還有一部分殘餘勢力，由舊將而是義慈從弟而鬼室福信和僧道琛統率，以周留城（今全羅北道的全州）作根據地，當時還有百濟王子扶餘豐留質在日本，因此福信派專使到日本請求迎立扶餘豐爲王，同時並懇日本出兵援助。政治及軍事獲得成功的日本，正躍躍欲試，要向外發展；對這兩種要求，欣然允諾。因爲在半島得根據是日本府被滅後百年來的願望；假如出

兵成功，李島之得根據，固無問題，而且進可以聯高麗與遼新羅，西擊中國，不特新羅危險，同時可以為中國之大患。

日本允出兵是在十月裡，即百濟都城陷落後兩個多月的事。因為抱了極大的希望，所以御駕親征，太子和太和中臣鑣是扈從。十二月自京師出發，先到難波（今大阪），在那裡檢閱軍備，并特命駿河國着手建造北征的船艦。翌年正月自難波西航，三月到九州北部筑紫的娜津（今博多），那是對外要衝之地；五月遷朝倉七月而王崩。太子「素服稱制」（這是據日本書紀的說法），繼續部署軍事選定阿曇比羅夫，河邊百枝做前將軍，阿部比羅夫，物部熊守大石做後將軍；另外派狹井檜柳秦田來津率兵五千先送扶餘豐歸國；瀕行時以多臣將數的妹配扶餘豐，為政治的婚姻。

阿曇氏是以博多灣附近為根據的九州北部豪族。阿部氏是以越國為根據的襄日本海沿岸的大族，而阿部比羅夫木人就是越國國守，北征蝦夷肅慎成功的著名勇將。狹井氏則京師附近民族，後來繼續選派的上毛稚子是以關東平野為根據的毛野一族，巨勢神前臣譯語是中部日本的巨勢一族，還有廬原氏是駿河中心勢力的廬原國造之後。大化改新前的日本行氏族制，兵力全在豪族之手，這次大軍的編成，以豪族為主體，而其範圍能且於表裡日本，中部東部日本以至九州，是

中央集權制成功的表現，是一種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也是具有很大決心的行動。

鬼室福信等既迎立扶餘豐爲王，政治上有了根據。公元六六二年阿曇比羅夫率領大隊援軍聯絡軍用船艦一百七十艘連送到達，扶餘豐使將根據地移至避城。避城亦稱碧城，即現在全州西鄰海岸的金堤，那裡和繼續要到的日本援軍聯絡是比較容易的，部署既定，阿曇氏便和福信等合兵圍中國軍屯駐地的百濟舊都泗泚。

F、中國的增援

蘇定方破百濟回師時，祇留郎將劉仁顯駐泗泚鎮守，政府後來續派中郎將王文度做熊津都督，增厚兵力；但文度到達本幾使死。泗泚駐軍被圍困，幹部仍祇仁顯一人。中國接到被圍的報告，急派劉仁軌赴援，據吳兢貞的政策，張鷟朝野僉載，新舊唐書，資治通鑑等書所載，劉仁軌正則是一位剛勇沉毅的戰略家，他做給事中時，因爲鞠大理丞舉正義事，爲時相李義府所怨惡，因此調他出外做青州刺史；蘇定方伐百濟時，李義府要他負責淨海運糧，未合時候偏督迫他出發，卒致遇風覆船，夫役多溺死，因此詔除名，以白衣從軍自効。翌年（六六一）五月蘇定方等奉命伐高麗，他隨軍効力，曾到平壤。至是詔爲檢校帶方州刺史統王文度原來的兵，並發新羅兵援救仁顯；那時他已經是六十四五歲的老將軍了。扶餘豐知中國援軍到，派道環在熊津江口堵截，

仁軌合新羅兵夾擊，斃敵萬餘，解泗泚圍，和仁願合軍，但新羅兵因爲糧食不繼，即東向退回本國境土。

高宗因蘇定方等圍平壤，久不能下，六六二年二月，以天寒詔班師，仁軌東渡未幾，即勅書給他們說：

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舊唐書仁軌傳）

金法敏藉當時的新羅國王，在高宗的意思，大約以爲孤軍懸海外，而百濟戰後凋殘，糧食艱難不如且歸國，徐圖大舉。但仁軌認定欲破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待機的計劃是沒有錯誤的；因此他以爲不特不當退軍，並且要對日本援軍及百濟殘餘勢力採積極行動。他對當時想歸國的將士說：

主上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腹心。雖妖孽充斥，而預備甚嚴；宜礪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既無備，何攻不克！戰而有勝，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上聞，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纒接，凶逆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既迴，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藪，何時可滅；且

今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即爲凶虜，拔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暴殘虐過甚，餘豐猜惑，外合內離，鴟張共虞，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舊唐書本傳）

他認爲消極的退軍很危險，他要貫徹擊敗高麗計劃，要更請援軍行肅清工作，他深悉敵情，所以有此堅定的主張，這一點關係於整個戰局是很大的。

仁軌既能服欲歸諸將，六六二年七月便和他們在熊津城之東擊破敵衆，遂襲通新羅要道而爲敵所佔據了。真州城（今連山縣）果然成功，於是和新羅再取得聯絡，糧食可從新羅接濟，聲勢頓盛，於是上表請增兵。

當中國駐軍困守泗泚的時候，敵起內訌，主將福信竟把道琛殺了，及至中國駐軍和新羅軍取得聯絡，而百濟南部另有一部份新羅軍開始活動，漸向敵根據地逼近時，敵再起內訌，王將福信想殺扶餘豐而反爲扶餘豐所殺。在此緊迫情勢之下，扶餘豐急向高麗日本請援，那是公元六六三年二月的事，而先此已將根據地由避城再遷回周留城，大約因爲避城是平野，無險可守的緣故。日本接到消息，即發大軍應援，先以一部分襲擊新羅，以爲牽掣，主力軍則盡趨百濟故地，準備和中國軍決戰。全軍的數目雖不明，但上毛野稚子率領襲新羅的兵是一萬七千，那麼主力軍至少有

同等數目。

唐高宗接到百濟駐軍的請兵表文，即發淄、青、萊，海兵七千，遣左威衛將軍孫仁師統率，浮海應援。孫仁師，新舊唐書都未爲他立傳，但文苑英華有王勃撰的常州刺史平原郡開國公行狀，是他的行狀無疑，他是武德三年，即距此四十三年前已經授中郎將，那麼此時也是一位老將軍了。

G、白江口決戰

孫仁師率領援軍未經接戰而到達泗泚和兩劉相會，可知當時熊津江也在中國軍控制之下了。三仁既合軍，即開將領會議，商討作戰計劃，新羅將領也被邀參加。當時有提議先擊泗泚南部的加林城的，但仁軌則主張先破敵人心臟的周留城，周留城破，其餘自易解決，而且他們偵知離日本北航中的敵主力軍將近到達，當時便議定分兩路進攻：陸聯軍由仁師、仁願和新羅王金法敏統率，循陸路南下趨周留，仁軌則率杜爽和扶餘豐領水軍分乘百七十艘船艦從熊津江出海南航，在日本主力軍預備地點的白江口等候，白江口有認爲就是熊津江口，還有錯誤的，因爲舊唐書仁軌傳明說：「自熊津江往白江：」而三國史記對熊津江和白江也有區別，說白江口亦稱伎伐浦在現在的金堤縣（當時的避城）西北東津江和萬頃江口有界火島，「界火」和「伎伐」音近，那麼不是

東津，便當是萬頃而決不是熊津，即使河道有改變，也當在熊津口以南附近，因為那是從海上來登陸直趨周留的最適當地點。

八月二十八日中日兩國軍隊在白江口遭遇，日軍先鋒失利，諸將爭進，隊伍遂亂，被中國軍包擊，溺死無算。中國繼用火攻，焚敵艦四百艘，烟焰漲天，附近的海水通紅。日主力軍既經此壯烈的海戰而致潰滅，形勢便一蹶不振。周留城旋即被中經聯軍攻陷，扶餘豐乘船走高麗，日軍殘衆遂漸退歸本國，百濟諸城未幾盡降。任務既畢，仁師仁願班師。詔留仁軌勸兵鎮守，積糧撫士，準備更擊高麗。至此仁軌纔得正授帶方州刺史。

這次戰勝，固由於仁軌謀略之巧，但優勢的戰艦與兵員也是重要的因素。自隋以來，屢浮海征高麗，造成中國海軍不可多得的豐富經驗；而船艦之建造，亦屬累年的大經營。通鑑載：

貞觀十八年上將征高麗，七月勅將作大匠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

二十一年八月，勅宗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

二十二年七月，遣右領左右長史強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船，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平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八月勅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船及雙舫千一百艘。九月，強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盾三州獠反。壬寅，遣茂州都督張士貴，右衛將軍梁建方

破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僱潭州人造船。上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費價踊貴，劍州駭然。上聞之，遣司農少卿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蜀人疲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輿未畢，復徵船庸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上乃勅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可見當時爲造船艦人力物力消耗之大，甚至激起暴動。至於船艦之稱造與功能，如征高麗時所屢提及的樓船，通典說：

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臚矛穴，置拋車壘石鉄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這可說是主力艦，但不利於暴風，所以不能不輔以戰鬥艦和補助艦，這與所舉的有門艦，走舸，海鵠，蒙衝和遊艇等，牠說：

門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上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欄與女牆齊，欄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設旛幟金鼓，此戰船也。

走舸舷上立女牆，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旛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海鷗，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鷗之狀；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鷗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大，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戰船也。

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擊棹孔，左右前後有弩牕子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遊艇無女牆，舷上置漿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床，計會進止，迴軍轉戰，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之船也。

以勇而善謀的老將，練慣戰的隊伍，而配以這種軍備，故能將雄心萬丈的敵人擊潰，決不是出於偶然僥倖的。

H，戰後中國對半島的處置

劉仁軌鎮守百濟，經營善後的期間中，對高麗日本仍嚴密監視，並曾遣使日本，實地觀察。兩年後的公元六六五年中國政府命百濟王族而曾參與白江口戰役的扶餘豐和新羅王金法敏釋言怨和，盟於熊津城；並將百濟故地交付扶餘豐，中國軍隊全部撤回。仁軌歸國一年，被命爲右相，仍主繼志擊敗高麗，到公元六六八年遂卒由主戰而曾隨太宗親征的老將李勣把高麗滅掉，而仁軌是以遼東道副大總管的職責參與此役的。高麗既平，在平壤置安東都護府，以薛仁貴做都護，總兵

三萬和仁軌鎮撫。其下的都督刺史縣令都用高麗人，後來因爲新羅國勢漸盛，肆宜侵奪高麗和百濟故地，對中國頗存輕視，公元六七五年仍派仁軌大破之於七重城。至六六七年便索性將安東都護府移至遼東附近的遼東城，對半島祇行監視。這是中國的原意，因爲中國對半島本來沒有領土野心的。

T，戰後的日本

日本的出兵，原抱極大的希望，而所遭遇的敵人意外精強，致一敗塗地。本來戰前他們有遣隋使有遣唐使，有留學生，既一意模倣中國，對中國情形自有相當了解，何以定要和這強敵決戰呢？大約到中國來的盡是文人，只注意政治而未及軍事；抑或像現在一部分有識的日本政治家，受了軍閥橫暴的禁壓，明知其弊而不能言呢？敗軍自半島狼狽歸來以後，有他們作戰經過的報告，使政府的對外政策因此完全改變，不特對半島的野望烟消雲散了而且深怕中國精強的艦隊一旦會遠征到日本本土上來，所以汲汲於國準備。公元六六四年，即白江戰役的翌年，先在九州北部對外軍事政治中樞的太宰府，爲防禦計，建築水城，並在對馬，壹岐，筑紫一帶增戍，置烽火；六六五年更在水城的右翼築大野城，實面築椽城，增厚防禦力量；同年又因爲下關海峽是入瀨戶內海至當時京師飛鳥的必經門戶。所以在海峽北部的長門增建一城。六六七年在對馬下島西海岸

要地築金田城，作爲最前線防衛，在四國東北角的讚岐築屋島城作爲瀨戶內海根據地的防禦，在大和築高安城，作爲中央的直接防衛。同年並遷都於琵琶湖畔山河形勢之地的近江滋賀。全國上下，極其緊張，這其實未免是過慮了。

在軍事上如此，在外交上，唐書日本傳說：「咸亨元年（六七〇）日本遣使賀平高麗，」這是對中國的重要表示。以後對中國便採取比戰前更親善的政策，專意於文化的輸入；自六六五年來，類類遣使，類類派留學生，直至八九四年唐末時代纔明令停止。日本中古時代的文化完全是由唐移來的文化，軍事上的失敗，却促進了文化的發達，在日本是所得遠過於所失了。

其四、隋唐兩代平西之役

隋唐兩代平定西北，用力省，而收効巨，其武功實駕兩漢之上。西北史綱作者賀嶽僧先生，對此敘述頗詳，亦與本史編纂宗旨照合。是以不願掠賀先生之美，特摘錄西北史綱隋唐經營西北之部，以爲本史參考。至於平西之役，可分兩段而研究之，即（A）隋唐之平定西北，（B）唐對西北之統治與其影響是也。茲分述之如次：

A 隋唐之平定西北（參閱附圖第六之C 其一其二）

「要說明隋唐兩代之平定西北，首先即須將兩晉南北朝時期，西北部族之發展情況，先述一

個概略。

自司馬氏這一帶系的統治力瓦解後。羯，胡，氏，羌與鮮卑這幾個部族，即以起雲漢的侵入到中國內地，這是以前已說過的。這幾個部族，原來都在中國領土以外，一旦侵入內地後，其原來的生存領域，自然大部分空出來了。其所空出來的這塊土地，漸漸地會被別的遊牧部族所佔，那也是當然的事。這些新侵入的部族，就其所佔領的土地言，均屬中國的西北，所以到隋唐時，又須繼兩漢以後，重新的來做一番平定西北的工作，就是這個理由。

這些新侵入我西北的部族，種類繁多，名稱複雜，分別列舉，是不勝其繁。但就其大致的情形說來，則其活動區域，同屬於現在的內外蒙古與新疆青海者，爲蠕蠕（即柔然族），突厥，鐵勒，吐蕃與吐谷渾。這些部族，除蠕蠕外都是與隋唐發生接觸的，換句話說，即隋唐之平定西北，乃是以武力或政治力征服這些部族所造成的結果。

這幾個部族之中，最先佔據西北而與中國發生關係的，則爲蠕蠕，蠕蠕的血統，究竟何勢抑是東胡？現在還是個沒有十分確定的問題。我們所知道的，祇是他原是一個文化很低的部族。其名字的起源，乃是魏太武帝因他的無知狀態有類於蠕蠕，遂替他加上這個渾名，而後人便以這渾名呼之。不過這個部族的文化雖然很低，但在南北朝時，却佔有了整個的西北，『東抵朝鮮，西

及焉者，南鄰北魏，北越沙漠，一皆是他的活動範圍，役使了許多的部族，儼成爲西北霸主，一直到了北周文帝時，才在突厥與北周夾攻中滅亡，這是隋以前的事。

突厥爲何努別種，於西北遊牧族中文化特高，自有文字，故史跡爲後人所知詳。這一部族，原居涼州，後爲北魏所敗，始遷至阿爾泰山，成爲蠕蠕部的蝦工，替他們製造作戰工具。後以不堪其奴役壓迫之苦，始起而反抗。遂奪取其統治權，佔有其土地，從此日益強大，整個的西北，幾乎完全其所控制了。在其控制之下的，有鐵勒、高車、丁令、回紇、僕固、多覽葛、拔野古等族，而在隋唐時成爲他們的共主的，則爲阿史那系。

阿史那系，在南北朝中的士門汗時，即已興盛，當時正值中國內部南北分立，雙方都欲假借外力以爲聲援，爭與之聯絡，惟恐失其歡心，於是更助成他的強大與驕傲。迨至陀鉢略可汗時，以土宇廣大，加以繼承權的爭執不能解決，乃成立妥協辦法，分立三汗，即（一）菴羅可汗，其治所在獨洛水，即今外蒙圖拉河；（二）阿波可汗，其治所在金山，即阿爾泰山；（三）達頭可汗，其治在千泉，即中亞特穆爾圖泊附近，而陀鉢略自己則駐都斤山，即外蒙杭愛山，成爲這三部的總汗，而其分裂的因素亦種於此。

在隋室初年，突厥的勢力還是強大的，統一的。陀鉢略可汗常指揮所部向中國侵入。後來由

於隋文帝採用遠交近攻政策，遂使其內部自行分裂爲東西，西突厥之達頭可汗，最初與隋妥協，東突厥之陀鉢略可汗，後以部屬分散，勢力孤危，亦歸順於隋，隋爲籠絡起見，曾先後以安義與義成兩公主，妻東突厥之突利可汗，並將其名字改爲啓民，由此終文帝一代，東突厥遂成爲隋室屬國，而西突厥以與中國相隔甚遠，復有東突厥阻隔之故，亦停止入侵了。

文帝以後，啓民可汗，對隋室還是始終恭順，後來以煬帝駕馭不善之故，態度忽變。大業十一年，（六一六），曾一度圍帝於雁門，幸義成公主中關說，始解圍北歸，從此勢漸強大，黠度驕橫，對中國不復以屬國自居。迨至隋帝國土宇裂後，起自西北之羣雄，如劉武周，梁師都等，均無不對之俯首稱臣，想憑藉其力量以逐鹿中原。即唐高祖李淵起兵太原時，亦先與之妥協，並借助其兵馬，才得以勢如破竹的攻下洛陽，取得帝位。從此以後，突厥對中國便儼然以上國自居，予取予求，毫無撻足，不滿其意，即肆侵擾，於是我西北國防並毫無屏蔽，聽其爲所欲爲了。

此種局面，直至太宗初年，才獲得轉機。原來突厥的強盛，乃是由於能控制西北游牧部族之故。然而以連年征戰不休，致使被其所控制之部族，不勝賦重役繁之苦。加之當時又復頻年大雪，牲畜死亡，遂使其國內發生嚴重的災荒，而各部族均紛紛發生叛變，更因此以引起其內部頡利與突利兩可汗重見的衝突，貞觀二年（六二八），突利請救入朝，並表示願爲內應，於是唐室乃

乘此機會，於翌年遣李靖，李世勣等統兵出塞，大破突厥兵，俘獲二十餘萬，擒其渠首頡利以歸。從此東突厥，勢力瓦解，諸部紛紛投降，唐因將所獲降人，安插於塞北各地，仍以其降王統之，至此現在的內蒙與寧夏甘肅一帶，始告寧靖。後來在高宗與武后兩朝，突厥雖仍時有叛亂騷擾，然大體上，東突厥的平定，總算在太宗時即已植其始基。

唐室威力向西北的發展，是逐漸擴張的，在進行平定東突厥的過程中，其與突厥族另一支的鐵勒也發生接觸。鐵勒是一個總名，其內中包含着袁紇（即回紇），薛延陀，契必羽，都播，骨利幹，多覽慕，僕骨，拔野古，同羅百渾，恩結，解薛，奚結，阿跌，白習等十五個部落。這些部落起先均臣服於突厥，受其役使，後以不堪其賦重役繁之苦，才脫離其羈絆而自立，突厥的衰弱，即源於此。這十五個部落之中，以薛延陀與回紇為其領袖，因此兩部落為唐室的關係亦較深，現在且先說薛延陀。

薛延陀的根據地，是在漠北的鬱督軍山（今喀爾喀），自脫離突厥獨立後，即統制各部成為西北大汗。當頡利與突利的勢力崩潰時，突厥餘部又受他的控制，唐室曾於突厥降王中，還立阿史思摩為俟利苾，遣其重返漠北，統率餘部，以為薛延陀所阻，竟不能行使權力，廢然而返，則其勢力之強盛可知矣。然在這時期中，他統治的各部中，又有一個強的回紇起來了。回紇起來之後

，薛延陀的故爲其所侵奪，因之勢力日弱，詭向唐室請求歸附，然暗中仍謀反抗，唐廷將計就計，乃遣李世勣等統軍赴漠北，乘隙進擊，大破之，虜獲三萬餘人，降其酋長咄摩支，於是漠北鐵勒諸部回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覽葛，恩結，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均傾於唐廷聲威，未經武力征討，即相率自動歸降。并依照他們的習俗，對唐太宗加一「天可汗」的尊號。復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特建一道，謂之「参天可汗道」，在這條道上，設了六十八個驛站，備有馬匹酒食，以供應西北與中國的往來使臣。而那些部落，亦對唐室歲貢貂皮，以表敬意，從此現在的外蒙古，又服屬於唐了，這是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的事。

東突厥平定之後，唐室的威力，移向西域發展。這一方面所最先觸及的，爲吐谷渾。吐谷渾原屬鮮卑族前燕建國者慕容皝的兄弟，以與慕容筑不睦，遂由遼西（熱河境內）沿陰山以至洮水以西，據有現在的青海以建立國家，後人便以他的名字作爲國名。當南北朝對立時期，吐谷渾因僻處西陲之故，未參予中原鬥爭。至隋室初年，其嗣呂弼，攝於隋廷聲威，自動的遣使入貢。後來隋煬帝銳意經營西域，以其他爲西域門戶，非加以控制不可，乃於大業四年，（六〇八），出吳平定。於是臨羌（西寧）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這一塊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之地，皆爲隋有。其後煬帝巡遊西域，西域各酋長前往參謁，又歐河湟一帶的土地，隋因置西海

，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廣調兵額戍守，至是由漢室傾覆後，斷絕三百餘年之中國與西域關係，又從此恢復了。然隋室統治力量，不久即告瓦解，因此在西域的置郡設戍，又復成爲曇花一現，一直到貞觀八年（六四三）以後，唐太宗始重遣段志玄李靖等，對吐谷渾作第二次平定，在這一次的用兵經過中，適吐谷渾前王伏允爲部下所殺，唐廷乃另立其爲質於中國的鮮卑族人慕容順爲吐谷渾的酋長，至此吐谷渾始完全臣屬於唐，往來朝貢不絕。而唐室經營西域的道路從此打通了。在如上所述的這一基礎之上，唐室之進一步的西域伸展勢力，則爲平定高昌。高昌即現在的吐番，其與唐發生關係，在高祖初年，太宗貞觀四年，（六三〇）其王鞠文泰一度向唐朝貢，然回國以後，因受西突厥的慫恿，屢次與唐爲難，其目的在阻止李唐勢力向西域的發展，以是貞觀十二年（六三九），唐不得已，乃向高昌與問罪之師，首先將突厥所派的援兵打敗，使其陷於孤立，然後再分兵攻下其境內的二十二城，唐因取其地以建置四州與庭州，劃分郡縣，設官治理，並設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吐魯番），留兵鎮守。作爲經營西域的根據地。

自高昌抵抗失敗後，西域諸國，大抵均降附於唐，惟龜茲獨形跋扈，屢次侵擾服屬於唐之鄰近各小邦，於是到貞觀二十一年，即平定薛延陀的那一年，唐乃令鐵勒各部及突厥與吐谷渾等，組織聯軍，命阿史那社爾率領，分五路討伐龜茲。當時龜茲王訶利布失畢，亦率其傾國之師五萬

餘人，從事抗拒，然終爲唐軍所敗，布失畢與其大將邢利，均成爲吐爾的俘虜，其國土則爲唐廷劃爲州郡，而將前所置爲高昌的安西都護移鎮其地，惟仍立前王布失畢之子粟積爲都督以統治其部民，唐所控制的不過軍事而已。

自高昌與龜茲兩國相繼平定之後，現在的新疆境內各部落，已對唐惟命是聽了。然在軍事的意義上，則當時唐室之對西域各小國用兵，其目的並不止於慑服這些小國，而在於平服西突厥，以鞏固國防安全。爲了實現此一目的計，於是繼龜茲之役以後，又有對西突厥的用兵。

西突厥所據者，爲漢朝的烏孫國故地，其疆界：「東鄰突厥，西雷蓋海（即鹹海），南疏勒，北瀚海」。這一部落，自達頭可汗從突厥中分出自立後，逐漸強盛，至其孫射區與統葉護兩可汗在位時，更開疆拓宇，北併鉢勒，西拒波斯，南接屬賓，東抵玉門，西域諸國，均對之惟命自聽。於是他爲保障自己在西域的領袖地位，便不能不指使那些小國抵抗唐室威力向西域伸張。然自高昌與龜茲相繼爲唐所平定後，其對各部落的控制力即逐漸削弱，而因疆土與龜茲高昌相銜接之故，其爲唐室的正面衝突即從此開始。

起先是在貞觀十二年（六三八），西突厥內部自起分裂，成對東西兩系的對立，東部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西部爲乙毗咄陸可汗，每一可汗之下，又有無數的小部落，這些小部落互相鬥

爭結果，東部爲西部所併，於是西部的勢力驟雄，東部力不能抗，其所屬各小部落，轉而投降於唐，希冀借助於唐廷的力量，以消滅他的仇敵而恢復其向日的權威。然至貞觀十九年（六四五）東部的乙毗咄陸可汗，復爲部下所逐，投奔吐火羅，於是乃冊立乙毗射置爲可汗，思以政治力量加以控制，然無結果。至高昌與龜茲平定後，又封阿史那賀魯爲沙鉢羅葉護，仍然是採用政治上的控制策略。然賀魯的接受唐廷封號，乃是虛偽的，他的真實目的，是在於驅逐唐廷的力量於西域以外，而恢復其向日的權威，於是到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他又對唐室叛變了。

不過這次賀魯的叛變，其事勢雖浩大，他所代表的，並不是團體，有許多小部落酋長，依然效忠唐室。其著稱者則爲阿史那彌射與樂真兄弟。於是唐廷便利用這間隙，於顯慶二年，命蘇定方薛仁貴等，率同阿史那彌射與樂真的兵進討。賀魯雖抵抗甚力，然終於潰敗後被擒。唐因將其地，置崑陵濊池兩都護府，置兵鎮守。至此現在的新疆，遂完全服屬於唐，而其聲威且遠播於葱嶺以西，其後至咸亨元年（六七〇），西域雖一度淪於吐蕃，但至如意元年（六九二），又仍爲中國所恢復。

現在所再要述及的，則爲吐蕃與唐的關係。按吐蕃雖屬氐羌族，氐羌之與中國發生關係，爲期很早，而自漢代以後則更甚。然以前與中國接觸的氐羌，大抵爲出沒於隴右河湟一帶的部落，

而與唐室發生接觸的吐蕃，則其根據地屬於現在的西藏，這在開發西北史上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唐室與吐蕃的關係，最主要而影響最大的一件事，是貞觀十四年，（六四一）文成公主的下嫁吐蕃會長棄宗弄贊，在這件事以前，吐蕃屢次侵擾隴右河湟，迄至成親以後，唐與吐蕃，才成爲甥舅之邦，維持了一個長時期的和平，這於當時政治上的影響已經很大了。而更重大的，還在於因此便把中國的文化，傳播到西藏，據唐書吐蕃傳載，棄宗弄贊，以愛護文成公主之故，不惟一切將順其意志，而且自恥其習俗的鄙陋，特下命改革，舉凡宮室建築的式樣，以及衣冠禮制，一切摹倣中國，後又遣派子弟，留學長安，接受中國教育，這都是於後來西藏文化的進步，以及漢藏兩族盛情的聯繫極有關係的。

以上所述，爲隋唐兩代開發西北的概略情形，至唐室中葉以後，對於西北的控制力量，雖不及以前的隆盛，故西域旋得旋失，然就是大體言，則中國西北部之收入版圖，要以此兩代之開發力量爲多，而更重要的，則爲唐太宗與高宗兩朝。

B 唐對西北之統治與其影響

在這一段中，我們所要說明的，主要的計有三項，第一是唐之平定西北各部族所以能成功之

中外古代戰史

原因。換句話說：即隋唐在平定西北經過中，所運用的策略，第二是在平定以後所施行的統治政策，第三是由於中西交通之開發所及於中國後此之影響。茲且先說第一項。

中國歷代之成功以漢唐兩代爲最隆盛，繼漢代之對付西北各部族，是偏重武力鎮壓，故引起隋反感很多，而用兵的時期特長。唐代則除運用武力外，還有政治上的種種策略，此種策略，主要是能恩威並用，不專藉武力以爲控制，不時施以恩信使其心悅誠服，自願歸順。唐太宗嘗謂：「自古君主，對於異族，皆以夷狄視之，朕獨待之如一，故若輩亦親朕如父母。」這是他自述其對待異族的政策。的確，這並不是一種謊語，而有若干事實可證。貞觀元年（六二七）突厥之頡利與突利兩可汗，聯兵如寇，前鋒已至渭橋，朝臣均爲驚恐，太宗獨率少數侍臣，親赴前線，隔河與之對話。責以大義，致突厥爲其所折服，自動撤退。像這樣不戰而獲却敵之效，這是歷史上所僅見的。又是年十二月，突厥內部發生嚴重的饑荒，許多人都勸他棄械出兵，以爲一舉即可使突厥潰敗，而太宗却不採用此種幸災樂禍的舉動，藉以完成其軍事與政治的企圖。甚至到三年還特遣李大亮爲安撫大臣，運帶糧食，賑濟流亡在伊吾一帶的突厥族災民，使其不致成爲餓殍。於此可見其對待異族之一視同仁了。即或不待已而出兵討伐，其目的亦僅在於使其降服而止，從未於既降之後，復加殺戮，即在戰事中所虜獲的各部族酋長，如東突厥之頡利可汗以及西突厥

之賀魯，於擒至長安後，不獨保全其生命，又復賜以官爵。且於其宗族中，另行選立嗣王，以保在其宗祖，如平定吐谷渾後之以慕容順爲嗣，平定西突厥後之立興昔亡繼絕往爾可汗即其證明，凡此種種，均可以代表我民族聖賢相待之民族政策，亦即唐代之所以能撫綏異族使其樂受我統治的一個理由。

其次，我們知道，對外用軍，最是一件勞民傷財的事，故秦始皇與隋煬帝的對外武功雖極隆盛，然一則不二世而亡，一則不能保首領，即漢武帝亦不能免於窮兵黷武之譏。惟唐代則不然，自開國初年起以迄於高宗一代止，對外用兵之事，雖連年不休，而財用却未嘗匱乏，貞觀一代，且以宮器著稱。米價賤至每斗不過三四錢。以是人民生計優裕，盜賊不作，一歲之中，斷死刑者，少至三十九人，是北民康物阜之狀，實空前所未有。考其所以然之故，實緣內政之措施得宜，經濟之籌畫有力，以是出兵雖繁，而民力不困。其更重要的，則爲軍制之特別優良。按唐代是采用所謂府兵制度，此種制度，雖沿襲前代，而在太宗已大爲改良。其具體的辦法，即將所有兵額，由全國六百三十四府分區徵集，於秋後農餘之時，召集訓練，遇有徵召，始奉令出發，故此等兵額，則平時均爲農民，戰時始爲捍衛疆場的士卒，不需費國家鉅額以去餒餒無事遊食之民。這是歷代兵制中取效最大而用費又最省的一個辦法。唐代之所以能對外發生極大的威力，主要的即取

種兵制的效果，而天寶以後，內亂之所以紛起，邊疆之所以不安，亦即是由於府兵被破壞的原故，這是史論家所早有定論的。

再其次，唐代之所以開疆拓宇，在民族發展史上建下不朽的勳業者，除上述外，還有一事也是應該述及的，那就是軍事策略的成功。此種策略，拿一句簡單的話代表，即是所謂遠交近攻。遠交近攻，固然到現在還是軍政外交上的一種手段，但唐太宗能把這種手段用得特別靈活而巧妙，他首先所對付的，祇是東突厥，便與其他各部族連和。復將東突厥中之頡利與突利兩可汗之連繫折散，待至突利降復讐，始專力以對頡利，故能一舉成功，其後再進而回纥，吐谷渾，西域乃至西突厥用兵時，均無不是採用此種按步就班的辦法。這是我們就前節的經過中即可知道的。此一策略在軍事上所收的效果，不祇于孤立敵人，使自已以完成其各個擊破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助於他人的力量以為我用，比如東突厥的平定，即以突利的出力為多，而後來之對付鐵勒，吐谷渾與西突厥諸戰役中，不只是從征將士，大只為先已降服之西北各部族，甚至領兵大將，如阿史那社爾，阿史那步真彌射兄弟與契苾等亦多屬各部族會長，其真正由內地出征的兵士，是很少的。而這些各族會長與部民之所以甘願為唐效忠者，乃是由唐太宗之能一視同仁，結以恩信，寵以爵祿之故。如阿史族中，有一名叫恩摩者，曾於從征遼東受傷，太宗至不惜親為吮血，由

這一點，即可見其愛護異族投降部將，實出至誠，並不是虛偽的。

以上三點，均爲唐室平定西北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以下所更要說及的，則爲平定後所施行之統治政策。以這一點言，可以分兩方面說，第一是政治的管理，第二是土地的利用與開發。現在先說第一方面。

就大體言，唐室對西北所施行之統治政治，其主要的方針，是促進其與內地同化，而其辦法，則爲列府置州，使其形成爲大唐國整個行政區域中一個單位。即於武力平定各地之後，就其原來的區域，劃分府州，仍以其各地的王公會長爲行政首領，不加變更，祇由唐室對此等王公會長，加以都護，都督刺史等官名，使其在名義上成爲唐室的官吏，而實際上，則依然不損及他們的舊權力，這就是置府列州的具體施設。

不過就實際的情形言，此種新建立的府州，畢竟不過是一個名義而已，因爲那些各地的王公會長，表面雖接受唐室所加於他們的官號，事實上則依然是用他們的傳統習慣以統治其部民，而且其位置是世代相傳，與內地官吏之可以隨時升遷調補，完全受中央政府之約束管理有別。惟其如此，所以後來的史冊中，爲表明其與內地府州有區別起見，特加一名稱，謂之羈縻州。而其置府設州的意義，亦可於此羈縻二字中見之。

此種羈縻州，爲數甚多，就其與唐室的關係言，其與內地接壤者，則分屬於關內，河北、隴右三道，其爲玉關以西葱嶺以東者，則統于安西都護府，其他居葱嶺以西者，則建置以後，實際上唐室從沒有去管理，以致連名稱也不十分清楚。總之其地點愈與內地相啣接者，其關係愈密切，相隔愈遠者，則關係愈稀疏，至多不過是朝貢而已，甚至朝貢也是很少的。

置府設州，其用意不過在於羈縻，羈縻未必是一個絕對有效的辦法，於是唐室爲鎮壓各部族，又採用三種措置。其一是仿漢朝的辦法，設立都護府，以對各羈縻府州，隨時施其指揮監督之權。此種都護府，爲數有六，而屬控制西北者，則有下列四處。

- (一) 單于都護府：這是麟德元年（六六四）由雲中都護改稱。雲中都護府是龍朔三年（六六三）平定東突厥後所置。治設雲中，即今歸綏境內，這是爲控制漠南而設的。
- (二) 安北都護府：起初是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平定薛延陀後，置燕然都護府，龍朔三年，改名瀚海，總章二年，又改安北，其治所亦屢易，最後設金山，即今科布多境內，這是爲控制漠北而設的。

- (三) 北庭都護府：長安二年（七〇二）置。治設庭州，即今新疆迪化，這是控制天山北路。

(四)安西都護府：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平高昌後，後移設龜茲，即今新疆庫車縣，這是控制西域諸府州的。

其二是於邊疆險要處所，設節度使，以指揮軍事，應付倉卒事變。此種節度使，起於睿宗景雲以後，而至玄宗開元以後才爲定制。爲數凡十，而屬控制西北者八：

- (一)平盧節度使：治營州，即今熱河朝陽。
- (二)范陽節度使：治幽州，即今北平。
- (三)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即今山西陽曲縣。
- (四)朔方節度使：治靈州，即今甘肅靈武縣。
- (五)河西節度使：治涼州，即今甘肅武威縣。
- (六)隴右節度使：治鄯州，即今碾伯縣。
- (七)鎮西節度使：治龜茲，即今新疆庫車縣。
- (八)北庭節度使：治庭州，即今新疆迪化縣。

自節度使設立後，都護之地位驟低。蓋都護爲統制編廢府州，比較的含有地方政府的性質。而節度使則爲中央軍事機關，權威自較隆重，加之節度使雙手握軍符，兵力雄厚。最多的時期，

十節度中，共有兵四十八萬人，馬八萬匹，以是節度之於節度，初尙平行，後則受其指揮調度。然節度以擁兵甚多，其設立之用意，固在捍衛邊疆，而其末流之弊，則漸成尾大不掉，至天寶之亂以後，便釀成方鎮之亂，終唐世卒莫而制，此則非創制者的初意所能預料了。

以上爲唐室於平定西北後，所施統治政策之概略情形，繼此所欲述說的，則爲中西交通之開發，所及於中國後此之影響。

本來中西交通，在漢代已啟其端，特漢廷聲威所及之地，不及唐代之廣，而就其關係言，亦不及唐代之深，加之自漢以後，中經數百年之亂離，不獨葱嶺以外諸國，與中土很少往來，即葱嶺以東各地，亦爲異族盤據，與中國不大通問。是則唐室之重進西域，雖步武兩漢故迹，而就其絕而復續的關係言，實無異新開中西交通的道路，故於後此的影響是更爲重大的。

葱嶺以西諸國之與唐室發生關係者，主要的分四個部分。一爲帕米爾高原，一爲伊蘭高原，二爲土耳其斯坦，一爲印度。在帕米爾高原這區域內，當時曾有俱密，識匿，護密，葱嶺，骨咄這幾個小部落國，向唐稱臣納貢，唐即因其地以置府州，並冊封其國王以都督刺史等官名。在伊蘭高原境內，其先後對唐室自動歸降的，主要的有吐火羅，波斯，帆延，陀拔斯單，謝廳，勃律等六國，唐即因其地以置月支，大汗，條支，天馬，高附，修鮮，烏鳳，悅殺，奇沙，姑墨，旅獒

靛廬，至拔、烏飛，王庭，波斯等十六都督府，仍以其五爲都督。這些國家之所以歸降唐室，其目的在求保護，因爲當時在阿拉伯方面，有一個強大的回教國大食帝國興起，這些小國時受其侵略，於是便構成唐與大食帝國之爭，最後這那小國家終於被大食帝國併滅，而其力量，且發展及於葱嶺以東的新疆境內，這就引起了回教的傳入東方了。在土耳其斯坦境內，則爲所謂昭武九姓地，即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尋、戍地等九個部族，此外還有一個拔汗那部，都是服屬於唐的。其中拔汗那與唐關係最深，玄宗曾以宗女和義公主嫁其王，故其事唐亦最恭謹。印度在唐書中謂之天竺，天竺是一個地方的名詞，內中包含的部落，有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及屬賓，箇失密。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王玄策使其地，時值其內部發生政爭，中國使臣爲其酋長阿羅那順所俘，玄策因調吐蕃兵九千人往討，擒阿羅那順及其部衆萬餘人以歸，從此天竺各部，遂均服屬於唐，往來不絕，惟唐室並未將其置府建州，這是與對其他各部稍微不同的。

自從這些國家服屬於唐後，於是中西交通，又繼漢代之後，作進一步的發展而愈形便利。西域商人之前來中土貿易者，固往來不絕，而中國商人之赴中亞細亞，波斯，印度者，亦絡繹不絕。由於使節與商賈的互相往來，遂使中西文化特有更多互相傳遞的機會，其屬物質方面者，則有中國養蠶術與造紙術之流行西方，以及西方之棉花與熟糖法之輸入中土。其屬精神方面者，則有

中國經籍之爲西人所誦習，與夫西方宗教與音樂舞蹈之流傳於中土。據後人從所傳留的碑刊遺物上證明，知當時西方宗教之傳入中國者，除佛教與伊斯蘭教外，尚有祆教摩尼與景教，這些宗教，雖然有的已歸於絕滅，而在當時，實爲人類思想的結晶，在整個人類文化的進步中，是盡了推進作用的，就中影響於中國文化更大的，則爲佛教經典的翻譯，及中國與印度學者之相互往來，更使後來的中國文化發生極重大的融和作用。有人以爲，唐宋以後的中國文化，已不是純粹儒家教義，而是滲有佛教的新成分在內，這是不錯的，由此一點，我們也可以知道，唐代的開通西北，其影響不祇是政治的，經濟的，同時也是文化的，思想的」。

其五、唐肅宗光復西京之役（參閱附圖第六之C 其三）

唐自高宗嬖武后，遂有武韋兩后之亂。及玄宗立，舉姚崇宋鑠等爲相，勵精圖治，賦役寬平，百姓殷富，故唐代之治，前稱貞觀，後稱開元，開元者玄宗之年號也。自高宗末年以來，內亂相繼，國威漸微，大食，吐蕃，回紇等乘之，屢擾邊境，玄宗乃于邊陲要地設置十節度使，委以英馬大權，使經略四方，於是唐之國威復張塞外。

及玄宗任位已久，漸好侈樂，迨李林甫爲相，專以迎合帝意爲務，墜蔽聰明，於是其位多去，朝，國政寢亂，後任安祿山，唐室遂爲之大覆。

安祿山胡人，巧于事人，結帝寵妃楊氏及其左右，得帝信任。初爲平盧節度使，尋兼范陽節度使，後更兼河東節度使。於是以一身統三鎮，負兵力，懷異志。及揚國忠爲相，素與祿山有隙，祿山遂反，率大軍南下。時太平已久，府兵之法壞，更番之制廢，京師之兵亦皆無備。賊勢遂大張而不可收拾。然此時尙有顏真卿據平原，其從兄顏杲卿據常山，張巡固守睢陽，致使賊勢衰，尋內訌亦發，而國軍遂作大舉恢復之計。於是西京之役以起。

唐朝仍以包圍攻擊爲唯一之軍事主義，及至安祿山之亂，官軍與賊軍不斷的互用包圍攻擊。唐肅宗三年夏四月，郭子儀以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之地位與賊戰與清渠，竟幾遭覆滅，秋九月與賊戰於西京，竟成功，其事實如左：

當安祿山之亂起，朝廷幾無可用之兵，卒被安祿山攻陷長安，玄宗奔蜀子亨繼位於靈武是爲肅宗。肅宗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二年二月帝至鳳翔謀規復西京之策。

時關內節度使王思禮駐軍武功，賊將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又戰不利，思禮退守扶風，賊遊兵已至太和關。此關距鳳翔五十里，於是鳳翔大駭。肅宗以郭子儀爲司空元帥，令率兵到鳳翔護駕。

此時子儀與回紇合擊同羅，破同羅以後，正在整軍中，奉旨後星夜赴援。賊將李歸仁偵知之

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率伏兵擊之，殺傷殆盡。安守忠佯遁，子儀領軍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尾首爲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

九月廣平王俶（肅宗子）爲兵馬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奉命規復西京，皇帝勞饗諸將，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子儀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此時回紇國王遣其太子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助唐朝靖難。皇帝即令其隨大軍出征。

廣平王俶率朔方等及回紇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回紇太子約爲兄弟，太子大喜稱俶爲兄，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灑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賊將李歸仁出陣挑戰，官軍逐之，逼至其陣。賊軍齊進，官軍却。於是李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披靡。賊伏精兵於陣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兵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兵出賊陣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遁。大軍入西京。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復引大軍東出，欲規復潼關以東失地矣。

唐朝雖將安史之亂平復，然自是國威頓挫，頻年邊擾，尋有藩鎮跋扈之禍，唐社以墟。

其六、唐之亡與羣雄割據

唐朝除藩鎮跋扈之外，尙有宦官專權於內，加以君主率多愚闇，日以奢侈遊戲爲事，賊斂愈急，百姓流離愈多，是以所在盜起，至懿宗僖宗之時，遂如火燎原，不可收拾矣。

僖宗即位翌年，王仙芝起山東，橫行河南江淮間，已爲官軍所破，其部將黃巢率餘衆，南走江西福建地，勢頗張，更北還入河南陷東都，進取長安稱齊帝。僖宗出奔於蜀。

先是沙陀種族叛吐蕃降唐，唐用之以守北邊。是時沙陀部長李克用，率部下破黃巢，平其亂。賊將朱溫降，賜名全忠，以爲節度使，鎮汴（今河南開封）。克用頗輕侮之。全忠怒，發兵襲克用。自是二人相仇敵。

僖宗死，子昭宗立，有英氣，抱恢復之志，與宰相崔胤謀，欲誅宦者。以全忠居近而勢大，召其兵，全忠據汴之時已併河南河北諸鎮，有挾天子以令天下之意。於是率兵入京師，殲宦者。宦者之擅威福一百五十餘年，至是乃無遺類。全忠以功爲梁王，威鎮四方，竊謀篡奪，殺崔胤，促帝遷都洛陽。東漢末季之歷史，於是再開始上演，亦奇事也。

當是時唐室勢殆滅亡，豪傑四起，互相吞噬，其大而稱王者，北有燕王劉仁恭，據幽州（今北平）統河北之地；晉王李克用據晉陽佔山西之地；西有岐王李茂貞，據鳳翔，併關中隴西；蜀王王建據成都，領四川；南有楊行密據揚州，取江淮一帶；吳越王錢瑒據杭州，取浙江；楚王馬

殷，據潭州（今長沙），定湖南；而朱全忠，擁天子，據中原，地大兵強，共計八雄併立。

朱全忠既遷昭宗於洛陽，憚其有英氣。及楊行密，李茂貞，王建，李克用等前後起兵，以興復唐室爲名，全忠恐有中變，遂弑之，立其子昭宣帝，時年十三，後三年而禪位全忠，唐二百九十年而亡。時公元九〇七年也。

朱全忠已篡唐，國號後梁，然北有晉王，西有蜀王，南有吳王，皆獨立一方，頻與後梁爭，遂無能統一天下者。中國內地，紛擾如此，而塞外之地，吐蕃回紇已衰，黠曼斯亦不強。於是契丹起於東方，遂爲東亞一大強國焉。

第五節 結論

吾人敘述漢晉隋唐四代之對外作戰，至此告一段落。細釋此四代能使國威發揚至最高度之原因，實不外下列六事：（一）文武不分，（二）軍制優良，（三）經濟力強，（四）兵器精銳（五）政策開明，（六）崇尚人才而已。茲欲證明上述之真實性，再分別簡述之如次：

其一 文武不分

細釋歷史，自黃帝戰蚩尤起，至唐朝止尙未發見有何文臣武將之區別，所有者，僅軍與政之身耳。西漢之司馬相如，文詞華麗，冠絕古今，但史記所載相如之爲人，則云：「少時好讀書

，學擊劍，故其義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爾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貴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可見相如雖以辭賦見長，但其初仕，則爲一軍職。東漢之班超，其兄固，其妹大家，均以史學聞於世，超亦儲書養母爲生，可見彼一家皆有書香氣。但班超出使西域以三十六人斬虜使，服鄯善王，並未見歷史上指明此爲文人之特出傑作。又班超曾有罵郭恂爲文俗史之語，亦僅自翻其胆大敢爲而已，並不一定證明，郭恂是一位無能者，至於三國時，曹操文武全才，孫權而軍政兩可，劉備亦以戰功起家。該三人屬下人才濟濟，從未見以弱不禁風，或胆小如鼠之字樣，形容某一個人。由此可見，東西兩漢以至三國，尙以職務分人，並未以個性（勇與儒）或技藝分別文武。亦可斷言，此時之官吏必須體格健強，能使劍擊敵之人，方有資格任官，否則將遭擯棄。

其如兩晉雖尙請談，但亦未見有文武之別，西晉之羊祜，杜預，東晉之王導，謝安，常被入相提並論。隋朝之楊素，唐朝之李勣，安史叛亂時代之郭子儀，皆有將相之才，史有定論。至於唐宋亂民首領王仙芝之部將黃巢，據稗史所載，亦爲文武全才，俗傳「圓貌醜被襦袴狀元資格，始一怒而反」是也。以上諸人物不過爲世人熟知之人，故提出作一例證，而其餘皆與此相同。簡言之，無人的文武之分，僅有事關軍政之別，是以漢晉隋唐四代能使中國境內種族，支配域外種

族，而不爲境外種族所支配。雖東晉偏安江南一隅，坐視江北五胡自大，但由肥水之役亦可見出漢族之威望，先使秦王苻堅及其部下爲之氣餒，而後方能一鼓克敵，否則決無此輝煌戰果。如肯作飲水思源之念，則每個人均應想及「文武不分，」實由黃帝時樹下基礎，不過迄漢晉隋唐之際，叙其實效而已。顏習齋先生強天下之六字訣曾謂：「人皆兵，官皆將」。殆有感於此而發歟！

其二、軍制優良（參閱附圖第六之C其二）

吾國自古至漢晉隋唐時代，兵民不分，今日吾人之所謂兵，在古時係指武器而言，今日吾人之所謂民，在古時孫指兵卒而言。吾人在任何古典中均尋不出「古民非兵」之反證，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矣。由此可見古民即兵，實爲正確定義。孔子雖對衛靈公自稱軍旅之事本之學，但於論語學而篇中曾謂「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爲政以德焉中，曾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一恥字，純指明恥教戰而言，蓋古人對於戰敗後要權辱國爲國人最大之恥辱，曾子所謂作賊不勇非孝也，亦即此義。規定編制，裝備，徵募，補充，教育民衆之方法，是爲軍制。軍制良否，與國運隆否有關係焉。

隋以前之軍制。詳於秦松石編著之中國歷代兵制概要（軍用圖書社印行），茲不贅述。特將唐

朝府兵制之建立概況，摘述如左，以見其立法之周密，與用意之完善：

太宗貞觀十年（公元六三六年），始定府兵之制。分天下爲十道，置六百三十四府（僅關中一道置二百六十一府），皆有名號。衛士一千二百人者爲上府，一千人者爲中府，八百人者爲下府，在赤驃者爲赤府，在畿內者爲畿府，諸府皆內隸於京師之十六衛。左右衛各領六十府，他衛領五十至四十府，其餘以隸東宮十率府。凡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又有校尉六人。

軍之組織：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貴自備馬，贖，米糧，介冑，戎器，鍋幕之屬，貯於府庫，以備武事；凡有征行，視其人而出給之。番上宿衛，惟給弓矢橫刀。

凡民計戶充軍，分隸府衛。二十一歲入募，六十一歲出軍。各取所長，以充步兵，越騎，武騎，排攢（骨贊）手，步射之屬，平時在家，以事農作，每歲季冬，於農隙教習戰陣，刺史與折衝果毅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按時校閱。

府兵散在各府，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於兵部，以俟徵發。凡發府兵皆下符契於州，刺史與折衝都尉勘契，乃發。凡發府之兵，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都尉行；

少則以別將校尉領之，至所期處，將帥接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佞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助加賞，便道罷之，不久戍也。

越騎武騎之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至刺史，折衝，果毅歲閱時，以不任戰事者罷之，以其夏市新馬，不足則一府共足之。

府兵嘗番上京師，以充宿衛。兵部以遠近給番，嘗以一月，五百里者爲五番，千里者爲七番，一千五百者爲八番，二千里者十番，以外爲十二番，其二千里以外者，同此限期。

以上爲唐府兵制之概要。唐則因損革益於隋，隋則一本北朝之舊。吾人曾知後魏雖爲鮮卑族，但其武功，不亞於兩漢之世，因拓跋氏之軍制，亦係全圖晉兵之制，故能開疆略土，不過未有漢族成就之大耳。及至唐室，一採用此制，則立顯其功用，蓋漢族素爲徵兵制，故比較容易吸收新制度。由此可見唐之府兵制，實係積歷代兵制之優點而制定者。雖因當時之交通狀況，有指擴遠近分番爲苛政之論，但僅此一端而已，若處於今日，則無上述之惡評矣。惜至玄宗開元十年（公元七二三年），丞相張說，不明徵兵旨趣，惟顧目前便利計，始募兵以充宿衛，卒開五代兩宋積弱之端，良可慨也。

其三、經濟力強

現今國人常引用西人對於戰爭勝負，操於「三個金錢字」之格言，遂有人以爲西人現下之富國強兵觀點，較吾人確有獨列之處者。殊不知孔子曾有足食足兵之論。實際在古代工商業不發達之時，人民有飯吃，已算完成富國之要求。是以周之太王王季在岐，武王剪商；秦之鄭國渠一成，始皇帝卒完成「六王畢四海一」之大業，由此可見一般。

漢晉隋唐四代武功之大，經濟力強，實爲造成輝煌戰果之主因，史記貨殖列傳曾言：「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最其富，什居其六一。漢代之武功，多賴關中之富饒以完成之。東晉雖以清談之故，被敵壓迫僻處江南一隅，然仍藉與北朝支持三百年之久者，亦賴江南次第開發，物資豐富有以致之。晉元帝謂諸葛恢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也。」其殷實概可知矣。自隋唐統一，經濟資源仰賴於江南北爲多，是以隋煬帝肆連河致招覆國之禍，而唐室勃興卒享其利，亦爲一在在可考之事實也。

此四代之農業經濟既如上述，而其敵國，率爲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不能爭衡，於黃帝之時已見端倪，而於人文進步至如漢晉隋唐盛時代，游牧民族尙在中原求得一位置，其不敗者幾希。故由此得一結論：「欲爭強國之資格者，須增大其經濟力，欲增大其經濟力者，須使國民豐衣足食」。顏習齋先生有云：「欲富天下者不外七字，墾荒，墾田，興水利是也」。吾

國素以廣土衆民自豪，現今雖應提倡工業建國，但對足食之農業建設，亦不可付諸等閑。吾人應知現代戰爭指導第一着眼，猶以饑饉封鎖爲要務也。

吾人現下所稱之兵，係指人而言，古人所稱之兵，係指人所用之器具而言。吾人現下所用之器具，已與兵器生一鴻溝而不能併爲一談；古人平時所有之器具，即係作戰時唯一之武器。若云人類由石器，銅器，漸進至鐵器時代，係以戰爭要求而發明而進步，亦未嘗不可，例如現今樂器中之箏，琴，瑟等據云係由「彈弓絃奏凱歌」而演進以成此樂器，其餘可以想見。現今西人尤其德人，平時所用之一切器具，皆以適時改爲戰具爲標準，蓋亦倣古之意也。

漢晉隋唐四代皆能本秦始皇帝之着眼，先以力統一天下，次以力征服四夷，其得能如願以償者，實憑藉堅甲利兵之故。當時之堅利程度，雖不得其詳，但由比較中可知一二，漢書陳湯本傳中有云：「胡人兵多朴鈍，弓弩不利，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今願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東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二〇〇年）曹袁官渡之戰，曹操攻袁紹，以機械發石，飛至敵軍，軍中呼爲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故名。後馬鈞嘗加以改良，能發大石數十，首尾電至，飛擊敵城，是爲吾國製礮之起源，砲字從石，即以此故。

隋唐遞興，亦以堅甲利兵爲主要資本。據唐史所載，唐代外征內攘，常藉砲車之力，例如

李勣平高麗，列拋車，飛大石，所當輒潰；李光弼作大砲，飛巨石，一發輒斃數十人，卒平安史之亂，即其著例。是以西漢李陵答蘇武書有云：「人無寸鐵，即解除武裝」。蓋紀實也。

其五、政策開明

漢晉隋唐四代，雖得天下之方式不同，但大局一定，推行政策之時，則常爲一致，即爲民擇官，爲官定職，爲職選才，最終目的，在使人民能獲「安居樂業，生生不息」之益。基於此，則將確保安全責任，悉委之於國民身上。爲徵集國民執戈衛國，則有既開明且能實用之徵兵制度，以規定國民應享之權利與應盡之義務，當其徵兵時，雖丞相（即副皇帝）之子亦不免焉，其立法之慎，與執法之嚴，雖現今之英美德日，亦不過如此而已。

至於對外之政策，常採取保守之計，如南徼北塞即爲著例。其如北逐匈奴，南開滇越，東平朝鮮，西通西域之諸措施，亦不過以攻爲守，求其一勞永逸而已。及其敵來降時，莫不開誠佈公以收納之，甚至廢獄俘之百體，亦常廢棄之。吾人曾知漢武帝之向外開展，係以報仇（高祖平城之圍）雪恥（高后虜書之辱）之目的而起；漢明帝之向外發展，係以攻代守，一勞永逸之目的而起；隋文煬兩帝之東征，係以抗戰之目的而起；唐太高兩宗之東征西伐，一則續隋未竟之業，一則報高祖被突厥欺之仇。曾正大光明，並非與佔領他國土地，奴隸他國人民爲志者，所可同日

而語，相提並論也。

其六、崇尚人才

漢晉隋唐四代之武功，可稱爲空前絕後，即以苟安現狀之東晉而論，每當其權臣欲立功奪位之時，則北伐中原，取淮窺關中，常如探囊取物。及苻堅率百萬大軍南下時，晉以八萬之衆，大敗之於淝水之濱，其戰績之偉大輝煌，亦足值一觀也。細攷其能致此之故，亦可一言以蔽之，曰崇尚人才而已。

西漢時代之張蹇，東漢時代之班超，譬如千里馬，必得武帝與明帝方能展其飛騰之才；西晉之杜預，東晉之謝安，譬如巨匠，必得武帝與孝武帝方能成匡扶之業；唐之李勣與郭子儀，譬如利器，必得太宗與肅宗方能發揮其斬釘截鐵之用。此爲衆人周知之人物也。至於助此偉大人物成功之無名英雄，不知曾有幾千萬焉。不過該時風氣，上下一致，均有「人才第一」之精神，是以四代人才濟濟，故能成其偉大之事業。

該四代中不僅對國人如此，即對異族，亦破格任用，如漢武帝時之金日磾，係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見其不凡，即時拜爲馬監，遷侍中，賜馬郡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日磾父子亦世爲漢之忠臣。唐初之尉遲敬德係西域人，世世忠於唐室；中葉之安祿山係胡人，其反唐係由楊國忠

所逼而起，平安史之亂之僕固懷恩係回紇人，其斥唐由宦官所逼而起。如能慎重用之，不使其有驕妄之念；平等待之，不使有畛域之感。則該二人亦未必由貴而驕，由驕而萌不軌之志也。

上述之例：皆爲四代崇尚人才之史實。若以追本溯源而論，則漢武帝之求茂材異等詔，實開普遍用才之端，其文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斷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此風一開，蔚爲風氣，終溝成隋唐武功文治之隆盛局面。顏習齋安天下之九字訣曰，「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殆亦漢武帝之遺意歟？

其一秦漢兩代西域形勢圖



漢代西域形勢圖

考
各國或部落境界
漢代之足跡
亞歷山大之足跡

中外古代戰史附圖第六之(A)

其三東漢時代西域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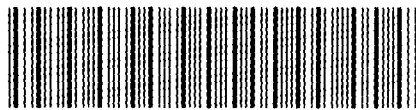


其二秦漢兩代東北形勢圖



考
西漢之郡
西漢之郡
魏城區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49188

